

大學論壇

University Tribune

出版者：南洋大學學生會主席梁國飛

編輯者：南洋大學學生會秘書部

【新加坡裕廊律南洋大學】

出版日期：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二日

定價：每份二角

學生會籌建學生樓委員會

籌建南大學生樓書面談話

自從學生會第一屆會員大會通過了儘速完成籌建學生樓的建議後，學生會第二屆執委會便將是項工作列為主要的工作綱領之一，並於近日組織了籌建學生樓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負起籌建的工作。

查該委員會自成立後，便積極展開工作。目下該會除發函世界各著名大學學生會廣徵學生樓建築圖樣及尋覓適當地點外，並擬定各項籌募建築費之計劃，以期學生樓能早日完成。

該委員會鑒於籌建工作意義之重大，特發表下列書面談話，闡明學生樓的重要性，並呼籲本校全體師生及各學術團體熱烈響應該委員會之號召，協力支持籌建學生樓的工作。該委員會更懇切希望社會人士一本過去熱愛南大的精神，在各方面協助學生樓的籌建工作。

書面談話內容如下：

南大在目前的星馬高等教育界佔據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她爲了要培養出千千萬萬的未來星馬的建國人才，也就因此，不僅要廣徵中外博學鴻儒來擔任講授之職，而且對於學生的自由研究的風氣也應該給予極大的鼓勵。

今天，南大開課還未滿三年，而校內的學生課外活動的蓬勃現象，已爲南大帶來了欣欣向榮的氣象。但這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學生會和各學術團體的積極推動。

然而，由於大學是初辦的，一切物資條件都受了相當的限制。也就是說學生會以及各學術團體因爲還未能有一個適當的會所，使到會務的活動，學術的研究以及會員間的聯絡，師生間的感情和友誼的交流，在在都不能達到理想的境地。有時還會影響了各團體的會務的展開。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像世界各國大學的學生組織一樣，有一座作爲全體同學生活中心的學生樓的話，相信

對於南大同學的各種學術文娛活動的展開當會有更大的幫助。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急需要有一座學生樓的原因。這里，我們還要談談學生樓的各種用途：

學生樓是學術交流的場所，利用學生樓的種種設備，各學術團體可以經常舉行各種學術性的集會，促成學術的交流，推動會務發展。

學生樓是師生歡聚的地方

全校師生可以從經常在學生樓舉行的種種活動，找到他們所喜歡的節目；他們也可聚集在學生樓，渡過課餘時光，促進師生之間的友誼和合作。

學生樓是溝通南大同學與社會人士之間的關係的橋樑

學生樓可以作爲迎接和招待社會人士（包括學生家長）的場所，使校外人士有機會與南大同學密切接觸，幫助他們對南大同學的了解，進而達到支持南大的目的。

學生樓是畢業同學的聯絡處

明年，第一屆的同學就要畢業離校，往後每年也都有一批同學畢業踏進社會，顯然的，他們與母校的關係勢必因此而疏離了。學生樓則將成爲他們與母校以及與在校同學維持密切關係的聯絡所。

學生樓是造就人材的地點

由於同學們經常參加學生樓的各種活動，無形中訓練他們以雄辯的口才、明晰的判斷力和堅強的意志，以備明日獻身社會，爲人群謀福利。試看今日英國政壇上之風雲人物，諸如麥米蘭先生蓋斯克爾先生無不是當日大學時期學生活動的中堅。

學生樓是與外國學生團體接觸的交際部

學生樓將用來招待外來的或路經此地的外國學生代表，通過在學生樓的接觸，擴大南大同學

今年是南大創校的第三個年頭。從種種跡象看來，南大的前途發展，今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南大自始至今是以「有限公司」的法人地位担负起培育星馬高級人材的職務。然而，我們不能否認，「有限公司」不能本着大學固有的效能而盡力發揮，相反的，它只是帶給校務的發展以阻碍，這就是說，如果南大的未來地位，可擺脫「有限公司」的範疇，而以完整而獨立的大學地位從事高等教育工作，那麼南大的將來發展，定是順利而良好的，它對本邦的貢獻也將更大，這一點，是誰都能看出的。

從本年的第一個月開始，南大當局已着手起草討論有關南大的新地位的法案，事後產生了「南洋大學法令」，由各地委員會代表大會通過，並提呈本坡立法議會立案。接着，南大當局又正式具函本坡政府，促其早日給南大以公正合理的津貼。這個事實，說明了南大當局對南大的未來前途所作的種種努力。從另外一個事實看：本坡首席部長林有福先生，教育部長周瑞麒先生，立法議院副議長林泉和先生等，都先後表示政府願意對南大負起經濟援助的責任，至於學位問題，也答應給予適當的考慮。可見，大學當局所作的努力，已經得到政府的注意和關心。再看本月十三日，南大執委會主席陳六使先生有關聘請本邦在任首席部長爲校長，馬來亞聯合邦總

陳主席在談話中強調了「南洋大學法令」的問題，我們完全同意而且認爲「南洋大學法令」的通過，就是南洋大學前途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爲一俟該法令在立法議院提出討論通過後，南大的地位便確定了，南大可以以獨立的大學教育機關的姿態出現，可以獲得政府的津貼，也可以頒發學位。換句話說，一切至今依然是在商討中的問題，在法令通過之後，相信便可迎刃而解了。所以，我們認爲，「南洋大學法令」就是促使南大改變其現有不健全的地位而朝向康莊大道發展的符令。我們衷心的希望它儘早通過。

「南洋大學法令」的精神表現，就是在於組織理事會，包括了各地委員代表，教職員代表，畢業生代表以及政府代表，是政、董、教、學四位一體的眞誠合作的象徵，並爲本邦造就人材，造福星馬社會。

基於此，我們要求政府當局將「南洋大學法令」儘速在立法議院付諸討論，並呼全體議員熱烈支持，以及輿論界，全馬各族人士亦同樣的給予熱烈支持。我們懷着高度的信念，南洋大學法令將在萬眾一心的關懷下，獲得通過。

與外國大學的友好關係，謀求大學生的福利。

總之，學生樓將成爲南大同學生活的中心、文娛活動和學術性集會的場所，成爲最受南大同學歡迎的去處；同時也是溝通南大同學與外界發生關係的橋樑。

籌建學生樓的工作是在追求南大同學更大利益的前提下提出來的。學生樓不是一種普通的建築物，而是一座建築堂皇，並適宜作各種活動的學生大廈，擁有各種各樣的設備，以適應各種性質的集會、活動。我們毫無顧忌的說，爲了籌建這樣一座學生樓，首先就碰到經濟上的難題，學生樓的建築費用必然相當龐大。在第二屆學生會執委會的推動下成立起來的籌建學生樓委員會

，將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辦法，進行籌款工作；而這項工作必須在全體同學齊心合力支持和協助下，方能早日實現。對於同學們的力量，籌建學生樓委員會根據過去同學們的表現，是具有充分的信心。

爲此，籌建學生樓委員會呼籲全校師生、特別是同學們，熱烈響應籌建學生樓委員會的一切號召，踴躍參加到籌建學生樓工作的隊伍中，獻出他們的力量。我們也希望各學術團體，在尋求共同利益的原則下，攜手合作，爲學生樓早日建成而努力。我們更希望社會人士本着過去熱愛南大的精神，在精神和物質上支持學生樓的建築工作。

大學評議會

最遲於明年二月組成

不能及時組成的原因

爲審在星大水準而設立的大學評議會，其人選、經費、主席、以及職權等問題，南大當局與教育部在五月初已取得協議，并由政府發出邀請函件送與該等人選。唯因本邦尚無直接外交關係，正式邀請函件得經外交途徑，由本市總督寄往倫敦殖民部轉聯邦部、外交部、再轉被聘者所在地之英國大使館，經由該國政府轉被聘人士任職之大學當局送達。因輾轉遞送，稽延時日；且該項覆函亦祇能循同一外交路線送回本坡政府。這是評議會遲遲不能成立的原因。

同時由于評議會主席布里斯谷博士（Dr. Prescott）不克於今年內來星就任該職，至于改聘他人以代任主席位幾經周折，而未能找到適當人選，致評議會成立被延。

最遲明年二月組成

據南大行政委員會主席張天澤博士于本月十四告本報訪員，大學當局于前一日收到由教育部轉來殖民部的電報，謂布里斯谷博士正着手物色一適當人選，以代替他本人提早在今年十一月來星任職評議會主席，及早開始工作；如未可能，彼允於明年二月一日來星主持評議會工作。根據上述情形，大學評議會的成立，最遲不超過明年二月。

對此張主席則堅持評議會必需於本年十一月組成，蓋大

學評議會自提出至今幾及一年，且成立後審查工作期間需時六週至八週，因此評議會必需及早成立。

審查的內容

布里斯谷博士於八月間途經星洲時曾告張主席，有關評議會審查內容及其工作項目如下：教師資歷、圖書設備、儀器設備、課程綱要、學生考卷、學生筆記等項，除此之外，并將與學生分別交談，以了解其專門知識水準之高低云。

張主席又表示由于大學評議會不能按照大學當局預先的日期成立，而不得有所拖延，這就影響了承認南大學位問題。故評議會若不能及時開始工作，則希望政府對南大的學位，先通過某種方法，給予適當的保證云。

學生會主辦第一屆 華英語演講比賽圓滿結束

南大學生會舉辦的第一屆華語及英語演講比賽已經在十三、十四日順利地舉行，並圓滿地結束。比賽的結果：

(一) 華語組：

- 第一名：李光華（中文一年）
題目：南大的精神是甚麼？
第二名：閻容生（生物一年）
題目：人類的過去與將來
第三名：劉新漢（現語一年）
題目：華文應列為官方語文——一個假想反對黨議員在聯邦立法議會之演詞——

(二) 英語組：

- 第一名：葉天送（現語一年）
題目：The duties of a Nanyang Student.
第二名：賴伯壽（政治二年）
題目：Some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ederation.
第三名：王美貞（生物一年）
題目：Intermarriage.

南大學生會學術部演講比賽小組敦請南大行政委員會主席張天澤博士主持頒獎典禮，各優勝者在台下師長及同學的熱烈掌聲中接受了光彩奪目的金質獎章各一枚。學生會並決定將每屆榮獲演講比賽第一名同學的名字鐫刻於銀杯上，保存於學生會會所，以資紀念。華語組的「光前杯」及英語的「麥唐納杯」，分別由李光前先生及麥唐納先生捐贈給南大。

這次的演講比賽，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一、參加人數眾多——計華語組共十九人，英語組共廿二人；所有已經列上名單的參加者都依時出席。這是學生會舉辦的第一屆演講比賽，能夠有包括全校各院系的同學四十一人參加確是一件值得歡欣鼓舞的事，而參加者之能夠全部依時出席，更使演講會能夠按照原訂計劃恰切地舉行。

二、聽講同學踴躍——兩組演講比賽雖在兩日之內連續舉行，南大同學在百忙中抽空去聽講的却不乏其人；禮堂內的氣氛是熱烈而融洽的，更難得的是禮堂樓上，禮堂門外，還有不少或立或坐的同學擠在一起。

三、大體上說，南大同學都能在適當的時候發揮其獨特的才能。由演講比賽評判員的意見中，顯示南大同學的演講具有相當

田新亞講師・卜梔 文助教赴美深造

本校物理系講師田新亞先生獲哥倫比亞大學獎金入該大學工學院為研究生，研究機械，為期一年，田先生已獲行政委員會批准請假一年前往美國深造。田先生在一九五五年那担任第一屆南大進修班物理講師，南大開課後即受聘為物理系講師。

數學系助教卜梔文先生，亦獲得美國助學金（Graduate assistantship）進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幾何學。卜先生從一九五七年起即担任南大助教。

南大學生會特以兩枚金質校徽贈送給兩位先生作為紀念，物理系三年的同學日前特設一茶會歡送他們。

的水平。演講者各有各的特點，由他們自己擬定的講詞內容包括有生活問題，學習問題，修養問題，以及人生問題，社會問題，國家大事等。演講者的表情、態度，尤各具特色：有的振臂高呼，有的磨拳擦掌，也有的自始至終保持嚴肅或嫺靜的態度。華語評判員代表劉英舜教授對這次演講比賽的一句突出的評語是：「多姿多采」！

此外，在這次演講比賽的四十一個參加者中，女同學佔了五位，約為12.2%，但在六名優勝

- 1 學生會將採取積極態度深切關注政府津貼南大「問題」
2 設立一學位委員會研討本大學學位問題，並在與校方合作下，循一有效途徑，以尋求學位問題之早日合理解決。
3 繼續向校方提供有關行政，教學，圖書儀器體育設備之各種意見。

- 4 完成今後南大學生活動中心——學生樓的初步階段工作，即劃定學生樓地址，設計學生樓圖樣，並籌足一筆基金。

- 5 在團結星馬學生之目標與平等原則下，與馬大學生會共組一共同機構以尋求兩大學學生之共同利益並發展彼此之友誼。與半島巫人學聯加強合作，採取各種方式活動以促進華巫民族之文化交流。與國際學生組織及聯邦學聯保持聯繫。

- 6 出版大學論 1958—1959年度 一度之各種球類比賽。

- 7 鼓勵各種學術活動「麥唐納杯」演講比賽與出版綜合性刊物。
8 使同學有更多之文娛活動，定期放映電影並舉辦各種晚會。

- 9 與馬大及星洲師資訓練學院學生共同舉辦三角田徑對抗賽，與學生會認為南大能早日聘得校長實有利於目前南大一切問題之迅速解決且以為明年將有第一屆畢業生，本大學自不能破大學之傳統慣例，無一校長。

- 2 年底舉行以舞蹈為主之綜合性藝術表演，此目的在：（一）發揚民族藝術，促進文化交流，（二）集合南大此方面人才作為南大學生對外一種代表性演出，（三）為學生樓籌款。
3 南大學生會基於星馬學生再次團結一原則，對於馬大學生會力主保持單一學生會，不願分為星馬獨立組織的決議表示非常喜悅。

- 4 要求大學當局儘早設立其他民族學生獎學金鼓勵其他民族青年進南大深造，並協助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學生會工作綱要

第二次執委會決議案：

- 1 南大學生會代表全體同學之意志慎重表示：南洋大學學生會了解南大校長之聘請不易，惟以南大至今已將進入第四年度，校長一職之空缺問題應受深切之關注並早日予以解決，

者中，女同學共佔得了二位的，33.3%。如果以優勝者巴仙率參加者的巴仙率作比較，我們可以說，南大女同學的才幹是值得誇耀的。

最後，從兩組比賽參加人數中看出，參加英語比賽的比華語的多三人，這並不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相反地，這正反映出南大

雖是一個華文大學，而南大同學中，華英兼通的是不在少數。要是將來的演講比賽增添國語演講比賽這一項目，我們或者也會驚奇地發現精通三種語文的同學也是不在少數的。

明春盛大演出 委員會終成立

學生會經決定在明春校慶期間作一盛大以舞蹈為主之演出。同時並為學生樓此次籌募建築基金演出作風將創新格，並力求藝術水準上乘。學生會經委定一演出委員會，開始籌劃工作，該演出委員會名單如下：

- 演出者：梁關飛
主席：郭顏開、陳蒙志
秘書：吳志明（中文）
張慶祿（英文）
節目：趙秋蓮、鄭良生、高煥傑
財政：顏愛玫
票務：黃昭聰、蔡秀云、楊永會
舞台管理：林瑞誠、胡鐵鵬
事務：鍾前鈺、陳乃六

更改學制事關重大 學生會廣徵意見

大學當局曾於本年九月中旬召開一擴大教務會議研討有關將現行依循美國院系之學制——四年制更改為依循英國院系之三、一制的問題，出席會議者為大學行政委員以及全體教授，學生會當時亦派有四名代表列席，由於事情方在進行初步的研討與計劃，對外至今尚未作具體與正式的公佈。

學生會有鑑於改制一事，關係南大前途以至南大同學切身利益至深且鉅，曾就此問題廣徵星馬教育界專家與權威以及本大學各院系同學之意見，並進行研討後，決定將研討結果，通過意見書形式向大學當局提出，以供參考。

在該意見書中，學生會從星馬社會情況，經濟條件，華文教育是否將因南大之改制而遭受不良影響，南大畢業生之出路（就業與升學）等方面分析此項問題，結果認為南大實有改制的必要，末了建議為確保南大在改制過程中不致與星馬華文中學脫節，應和華教界人士保持緊密聯繫。同時大學當局應藉改制將南大現況作更進一步的改善。

外交動態

鑒於星馬目前尚無一真正可以代表全國大學生的組織，馬大與南大的一般同學有一個共同的願望，便是成立一個大學生的聯合機構。馬大學生會曾於上學期末即向南大學生會建議由星馬兩校唯一的兩間大學——南大及馬大——各派出五名代表，共同研究成立由兩間大學學生領導組成的學生聯合組織的可能性。由馬大學生會提出此聯合組織將有以下的任何一種形式：

- 一、成立一個全國性包括星馬兩地的學生會；
二、成立一個大學生理事會；
三、由肄業星洲的同學組成一個星加坡學生會。

學生會決派出代表與馬大同學共同研究此提案。學生會派出的五位代表為陳生昌（副主席），陳國相（外交主任），陳煜榮、鄭代侃、鄭朝陽。第一次會議將於最近期間在南大學生會會所舉行。馬大學生會代表在聯邦獨立週年慶祝晚會上，曾向南大學生會代表表示南大同學的意見他們是重視的。

半島馬來學生聯合會，是馬來亞一個重要的學生組織，南大學生會自從成立以來便與該會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委派五名代表和對方派出的五名代表組成一個聯絡委員會，負責兩國團體間的聯繫工作。目前南大的代表為劉靜華（聯絡委員會副主席）林煥文（秘書）、楊貴誼、李善圖、張傳炳。最近將有二項活動：（一）南大學生會將邀請馬大學生會全體執委及半島馬來學生會全體執委舉行一次晚會，以增進三團體間之互相諒解。（二）學生會向該委員會建議舉辦一個馬來文化日，地點在南大，節目包括白天是馬來藝術作品展覽，晚上有馬來話劇舞蹈等演出。我們特別重視這個馬來文化日在南大舉行之意義，因為星馬的繁榮與華巫兩大民族的合作有着極大的關係，以華族人士創辦之大學，協助宣揚巫族文化，這意義來得特別重大。這也是南大對巫族文化的一點小小的貢獻。

星馬在外國的留學生人數相當多，一般情況說來在各國的本國留學生都有他們的學生組織，為便利以後本校同學到外國旅行或求學起見，我們有必要與此等學生組織取得聯繫。日前星馬留日學生會代表嚴思中同學，乘假期之便，同星與星加坡政府商討有關承認日本留學生之學位問題，並會晤本會外交部同學商談此事。據嚴君表示，南大同學若有意到日本旅行或升學，該留日學生會將給以一切必要之協助，同時並答應代南大學生會與日本全國學生會取得聯絡云。以後南大學生會將與更多的留學生會取得聯繫。

半島馬來學聯的會員及執委八十名，曾於八月廿七日到南大參觀，並與南大同學舉行座談會。由半島馬來學聯提出座談會。題目是「馬來人在高等教育落後的原因」所得結果中，巫各報均有登載。這是華巫學生首次共同研究問題，我們相信這有助於華巫學生間之諒解。另一活動項目為邀請及協助巫族同學在南大舉行一次馬來文化遊藝晚會。半島馬來學聯之負責人曾表示原則上同意此次的演出。我們特重視這個馬來文化遊藝晚會在南大演出時之意義；因為星馬的繁榮與華巫兩大民族的合作有着極大的關係。巫族文化有它優良的特點。我們本着各民族文化必須發揚，華巫同胞必須合作的原則，在南大舉行馬來文化遊藝晚會，正符合我們的要求。以華族人士創辦之大學，協助宣揚巫族文化，這意義是如何的深長，這是華巫民族合作的一例，也是南大在馬來文化上的一點小小貢獻。（學生會外交部）

建立學習英文的正確觀點

· 李玲 ·

編者按：這期收到李玲君的「建立學習英文的正確觀點」和陳鳳仙君的「致林明治同學的一封信」。這兩篇文章皆針對本大學英文研究會主席林明治在該會的英文版南大火炬（Soloh Nantah）第七期的一篇「讓我們以坦白與公正的態度對待英文」而發的。我們認為李玲君和陳鳳仙君的文章皆有其立論；站在自由發表意見的立場上，我們把它刊登出來，讓讀者自己去審別。

拜讀了南大火炬第七期裏的一篇以「讓我們以坦白和公平來對待英語吧」(Let Us Be Frank And Fair To English Language)為題的文章，心裏總是癢癢，好像有一些意見。那篇文章是標明由林明治同學寫的，衆所周知，林明治同學是英文研究會的主席。以他那篇文章的立論而言，我認為有些地方是值得商討的。在這裏，我希望把自己的一些看法提出來，這純粹是一種學習慾望在催促着我的結果。我想，生活在講求自由學習，自由研究的大學風氣裏，應該是沒有甚麼值得非難的地方。

首先，我應當表明的是在目前馬來亞的社會條件底下，當我們畢業後離開南大，我們應當盡可能掌握英文這個語文工具。有關這點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在掌握英文語文這個工具上，我認為應當是有原則的，而不是像林君那種態度來對待的。林君非難那些反對在新創立的馬來中學應用英文作為教學媒介的人們，照他的意思就是說馬來中學應當用英文作教學媒介。雖然林君所舉的是馬來中學的問題，但是裏面卻隱藏着一個原則的問題。這個原則問題就是在於各民族學校的語文媒介，是否改用英文，林君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完全暴露了他的同意改用英文作媒介的觀點。這種立場，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我認為學習英文，搞好英文，是必須建立在學好母語的基礎下去展開的。而不是在毫無原則的條件下去學習英文。如果是無原則去學習英文，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各民族的人士，可以拋棄本族的文化傳統，完全接受英語教育」。文化和語文的問題，是不能單純從交談和接觸的方便來着眼；而應當從民族文化的歷史傳統出發。在馬來亞聯合邦的華文中學，為了堅持以華語為教學媒介和維護民族文化的問題上，曾經做了一個強有力的堅持，現在也還在堅持。但是這並不能武斷地說華文中學不重視英語。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教育家敢否定任何人應當優先學好其母語；同時我們也須認識各個民族皆有其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源泉。所以我們應當強調母語教育，在鞏固母語教育的基礎上，才來搞好英文，學習英文。這個原則是我們今天對學習英文所持的見解。如果把這種見解理解為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那是可悲的。讓我重申我的立

論：在今天馬來亞的多元文化社會，以及從馬來亞歷史的源流來看，除了努力發展各民族優秀的語文外，學好英文，這是我們的企望。從近代的歷史來看，英國文化隨着其國家的強盛，而成為世界商業和交際的用語，所以我們應當重視它。因此學好英語，也是在我們學術的進軍上，掌握了一項最有力的武器。我們反對那種用消極的態度來對待英文的人，但是我們也反對那種毫無原則去學習英文的人。我們更不同意那種學習英文可代替其他民族語文的思想偏向。輕視本國各民族語文，無原則去歌頌英文是殖民地社會根源所造成的。

衆所周知，創立南大乃在保存民族文化，同時在這個基礎上去學習其他語文，就今日而言，當然最重要的乃英語，但英語卻不能在喧賓奪主的地位上而加以無原則的宣揚。

所謂「中樞語言」(Pivot Language)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對「中樞語言」的意思有一個概念。甚麼是「中樞語言」呢？中樞語言就是在一個多語文的國家中，以一種語文作為中心的意思。我們知道，馬來亞自從成為殖民地以後，殖民地宗主國自然帶來了它的語文，而且這語文的地位是超越本國各民族的語文，而其他民族的語文則長期地在一種方言語文(Vernacular Language)的地位上，由民族文化的熱愛者努力地維持着。因此，英語在我們本國的地位是人為地被提高了。過去受英語教育的人，把自己看成比受別種語文的人了不起的特權階級，它的社會根源就在這裏。隨着動盪的亞洲的人民的覺醒，這種傳統的觀念已經發生動搖了。很多受純粹英文教育的人，隨着情況有了根本的變化以及獨立建國的高潮底下，也勇敢地站起來喊出他們不願意充當亞洲的白種人了。到底英語是否應當作為我們馬來亞的「中樞語言」呢？這個問題是值得商討的。遠的問題不必去論它，單就近十餘年而論，英語在我國並不是廣泛地被應用，它只是代表着一部份人的語文而已。譬如：在一九四七年，在馬來亞的華籍人士，從十五歲至十九歲的男性中，受華文教育的佔六十五·二巴仙；受英文教育的只十二·八巴仙；女性方面受華文教育的佔三十五·八巴仙，受英文教育的佔七·八巴仙而已。從二十歲至二十四歲的男性中受華文教育的佔六十

九巴仙，受英文教育的只佔十四·七巴仙；女性方面受華文教育的佔三十二·五巴仙，受英文教育的佔八巴仙而已。據一九五七年聯合邦的學生調查，共有一百一十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二人。受華文教育的佔四十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一人；受華文教育的佔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人；受英文教育的佔二十三萬四千三百二十六人；受印文教育的佔五萬二千九百零五人。又據一九五六年的統計，全星學生為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人；受華文教育的佔十萬八千四百九十人；受英文教育的佔十萬二千五百七十五人。根據上面的材料，我們可以說英語並非本國人民的共通語。

事實上，就馬來亞的歷史來看，以及就其被本國人民應用之廣程度來看，就是最保守的人士，也公認是馬來語。馬來語成為中樞語言是最夠資格的，而不該用一個非本國民族語文的外國語來充當中樞語言。隨着馬來亞的獨立建國馬來語已經在憲法上被規定為國語了，這個具有馬來亞民族的特色，同時又是本國人民的大眾語的馬來語，將是本國「中樞語言」那是必然的結果。這種必然的結果是符合馬來亞廣大人民的願望。至於說目前有些議論以英語為「中樞語言」，那是暫時的一種過度的現象。隨着向獨立大道邁進的馬來亞，將以「馬來語」為「中樞語言」，那是歷史註定的發展。同時，我必須指出，以馬來語為中心的意思，並不是在損害本國其他民族語文的情形下展開的；不像現在英語所草的太上王的地位那樣，而其他民族語文卻不受重視。我再補充一句：我們應當在本國各民族語文平等的基礎上，便馬來語成為國語，使馬來語成為各民族交往以中心。這和各民族語文平等，是不會相矛盾的。假如在今天仍舊抱着英語為中樞語言的永久化和不變的錯誤觀念，那是會被歷史的車輪所碾死。我在這裏特別要指出「中樞語言」，由於馬來亞社會的變化和發展，是必然為「馬來語」。在今天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我特別強調的。要不然有些人他們在大海中快淹死了，偶而拉住一根稻草，却以為他們生命能保。

至於說到不懂英語怎能對人民服務呢？那是更加可笑和幼稚。為人民服務的問題，是看那個人的品質，是看那個人對人民，對社會的責任感來決定的，並不是看他的英語好不好。我們不是曾在報上看到一個懂英語的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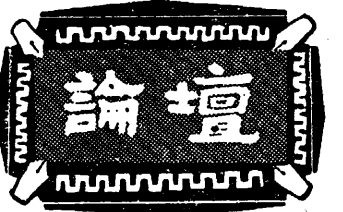
，使到那些來他辦公室的人民，要他們白白等一兩小時嗎？我們更可看到許多講英語的官員，當人民因公事找他時，他們却兩眼朝天天花板，而用鼻孔來回答人民。英語好壞並不是決定為人民服務的重要因素。何況在我國的今天，講英語的人的百分比又並不是很高呢？我們應當客觀地說：假如有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品質和決心，而又能掌握英語這個工具，其作用和效率是會更大的，這才是坦白和公平地對待英語。

林君在這篇文章里，特別用了許多刻薄的字眼在譴責所謂「學生領袖」。他說什麼學生領袖公開攻擊學習英語，而私地裏他們却偷偷學英語。當有代表被派出大學外時候，他們却指出他們精通英語而被選為學生領袖了。他更毫無根據地說這些學生領袖利用政治的詭計來欺騙同學，因此他們成為學生領袖。我們不要忘記那些本地的英文報章，就是把我們華校的那些為同學服務和做事的同學，不公平和帶侮辱地陳列入所謂「學生領袖」中。使我非常遺憾的就是林君，也像那些西報的那些人一樣，應用刻薄的口氣來對付為同學服務的學生。我生活在南大，我常有跟那些出來為同學做事的學生在一起，我所知道的，他們是用非常正確的態度來學習英語，不僅自己努力學習英語，也鼓勵同學學習英語。事實上，同學們在選舉他們的代表出來做事，為的是他們能夠誠心誠意為同學做事，而不是因為他們精通英語。如果稍微揆着良心講話的人，都承認南大學生的代表或學生團體的工作人員，都是在民主和公平的基礎上選出來的。林君的英語是夠好了，就應勇敢地出來競選學生代表，看看同學是需要他的英語，還是替同學服務的精神，這是一個考驗；也是公理的試金石。記得說回來，南大同學是有理智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想通過欺騙的手腕而成為學生代表，那不過是一種「黔驢之技」而已，必然會為同學們所拋棄。

林君更說什麼南大的所謂學生領袖，他們正在學那些他們曾經攻擊的殖民地語言。而這些學生領袖在中學時代曾昂然地抗拒殖民地考試和殖民地語言。論到過去的中學問題是極端複雜的，而不僅僅是一個殖民地考試的問題。華校學生過去是在一種甚麼情況中學習和讀書，學校所領的津貼是怎樣？他們的出路又是怎

樣？高中生很多畢業了以後，雖比一些九號畢業生強，然而連進政府部門當一個小書記的資格都沒有，這種情況林君是會比我更加清楚的。就是各政黨九人教育報告書中也指出了這一點。過去學生對政府考試的意見，也從來沒有說過反對考英文。假如林君硬說是反對學英文，那只是自欺欺人。

至於林君說有些同學去參加一個純粹一百巴仙的殖民地考試的劍橋考試，這些同學就是反對殖民地語言的死硬派。我已經說過了，我們這裏從來也沒有人單純去反對學語文，這是不值一駁的。有關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劍橋考試是一個殖民地考試，這是無可否認的。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馬來亞，在其以後的發展上，必定要有一個完整的考試制度來代替，而不能完全依賴于這樣的一個殖民地考試，這也是必然的。就是最保守的教育家也承認英文教育從它初級教育起直至劍橋考試，不過是在培養書



記人才。這種考試須要有另一種考試來替代那也沒有疑問。正當馬來亞剛剛走上獨立，星洲也要步上自治，萬象更新，而劍橋考試也是一種暫時性的東西。在我國今天教育制度仍未走上軌道，新的考試制度還未出現，假如一些同學他們為着嘗試他們的英文程度去參加劍橋考試又有甚麼不可以呢？反正我們的觀念是不同意殖民地主義，而不是反對語文的本身，這我已經多次的表明了。

林君在其結束的一段說他是為其良心的刺激而作出如此的忠告。他說本來他是不適合作此忠告的，因為他是被標列為殖民地主義的替身和走狗。到底誰在作這樣的誣告呢？我不清楚。假如林君要作這樣的武斷，那又有甚麼辦法呢？不過，林君如果仍以一種刻薄的語氣，好像那些傳聲筒的西報一樣，把為同學服務的工作人員，以謾罵和惡罵的態度將他們列入其含有侮辱性的所謂「學生領袖」的行列裏，同學們在此種情形下，是不會信服林君這種論調的。

致林明治同學的一封信

· 陳鳳仙 ·

我們可敬可愛的

林明治同學：

當我發現到一篇用你的大名發表的大作「讓我們以坦白與公正的態度對待英國語文」時（Let us be frank and fair to the English Language—Suloh Nantah June 1958 No 7），那我是感到何等的高興呀，因為像你一個充滿着智慧的人來論有關英語的問題，一定是有着許多獨特的見解，引經據典，可圈可點的

句子總免不了，科學的結論那更不必說了；因此，我一接到那期的「南大火炬」時首先就翻開大作，心中充滿着高漲的求知慾，懷着激動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戰戰兢兢地閱讀，豈敢漏掉一字一句呢！

閱讀之餘，不知是我心情不好或是程度不夠，憑良心說：是使我失望了。不知這可能不是你的代表作，或是你還沒有把你的天才全部發揮，不客氣地說一句，大作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讚美與漫罵結合後所生下的嬰孩，有人說混種的孩子特別聰明，因此，你可能就特別喜愛。你有沒有讀過邏輯學，我是不得而知，不過我相信你一定會有看過他人寫的文章或是報章的社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大作給人第二個印象是缺乏邏輯，東抓一把，西抓一着，喃喃亂語，似乎是在夢遊的時候寫成的，但願我後面那個在夢遊時寫成的推論是事實，因為這是出自我始終尊敬你的原故。

在大作的開端就顯出你的特色，這對你的同學和公眾人士並不新鮮，因為前些時我們就曾在本地海峽時報拜讀過你對馬來聯邦首長東姑阿都拉曼先生及其內閣成員的讚美詞，大概你對這些讚美詞太過欣賞，不肯割愛，所以在開端又出現了這些內容相似，字句似乎不變的東西。你寫這段有關首長等先生呼吁大家對英語持着公正的態度的目的何在？是否與你所論據有着密切的關係？反覆看了大作三四遍，所得出的結論是：你的那段文字主要的目標原來是旨在讚美首長及其內閣能在政治的生涯中冒着在野的領袖們攻擊的危險的精神，讚美別人是件好事，誰人也不敢反對，尤其是對國家的領袖的禮讚，多人搶着做呢，速度比救火員還快，有人還來不及更換睡衣。

林同學，從大作中，可看出你是太過於崇拜英語，對英語未免有五體投地，甘拜石榴裙下之慨。據你說王永元市長曾指出：市議會雖然採用了多種語言制度，但在技術上却發生許多困難，因此英語還是在市議會中有着中軸語言（Pivot language）的重要地位，後來你還洋洋得意地說：這是王市長直接或間接，願意或不願意地承認了英語在市議會中的重要性，這並不是我（即林同學）需要再加以強調的。呵，那真是太好了的引証。王市長來到南大演說，我是沒有去聽，是否有說這些話，我是不敢去肯定或否定，不過王市長即使說了這些話，林同學也不必像發現新大陸那麼興奮去引証並加以申論。據我的看法：英語在市議會中居重要的中軸語言的地位是個很自然的現象，目前英語在其他政府機關也是居重要地位，不過這雖說是自然，然而從大作後來的內容中可看出這對於你是何等不平常，你是誇大其詞，過度地崇拜。林同學你除了引証王市長有關的話外，你又有偉大的發現，

首先你發現了多種語言制的實行，在技術上所碰到的困難，因為專家們都這樣地承認：把一種語文譯成另一種是不能準確的，不全譯者譯出不全的內容等，可惜這些並不是處女的發現，因為在你到達新大陸之前，哥倫布已經去了，因為稍為有去過書店逛逛的人，一定會知道一本書有着不同的譯本，並且譯法都不一樣。另一點你所指出的是英語在法庭上的重要性，你說若法庭沒有採用英語為中軸語言，法庭不但要增加許多不必要的工作，同時法官也得成為語言學家了。林同學，你未免是無知得可愛，好玩，「法學通論」這學科由於你是理學院的同學，沒有機會讀到，這也難怪。你沒有正式犯法，這是可能。但是，俗語說：「沒有吃過豬肉，也總該看過豬走路。」事先你也得去法庭跑跑，觀看觀看後才發言呀。英語是目前法庭的官方語言，這是不錯的，但是當法庭碰到不懂得英語的被告時，是有通譯員幫法官的忙的，而他們自然是不必被迫成為語言學家了。將來法庭若以馬來語取代現在英語的地位，法官也不必同時是語言學家。

林同學，你別出心裁地敘述了這麼多的有關英語重要性的「論據」，主要的目的是在証明：多種語言制雖在推行，然英語在各政府機關中是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我的看法却與你的不同：英語在目前的政府機關是有着重要的地位，這是事實也是很自然的現象，由於馬來亞過去被其宗主國統治了一個多世紀，雖然目前她已經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但宗主國的語言却在馬來亞是居有着某種的特定地位與具有其一定的影響力，目前是過渡時期，英語在政府機關的重要地位也是個過渡現象，再過數年或數十年，馬來語已在本國得到充分與完整地發展，它必然要取代了英語目前在各機關的地位。馬來語是我們的國語，是奧斯特洛尼亞語族（Austronesia）中的一種語言，由於它包括着很大的語言區域，因此馬來語有着極其豐富的語彙，同時它又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吸收了多種民族的語言的精華，這是足夠地証明馬來語將來是有條件取代英語目前在政府各機關的所謂中軸語言的地位，除此，印尼的歷史也証明了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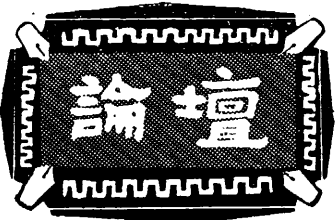
在大作的另一段，你又指出：一些虛偽的政治家在公開的場合極力反對英語及其教育制度，但暗地裏却請家庭教師給其兒女補習英語，進而送至外國念大學以便將來為國家的領袖，而窮人就看不出他們虛偽之處，因此造成其子女們缺乏英語的知識而不可能享其大學的教育；你又進一步地指出：類似的事情發生在學生界中，他們也採用了這同樣的骯髒的政治詭計，以犧牲其周圍同學的利益與前途來達到其取得領導地位的自私的目的；同時你又指出：一些所謂學生領袖過去極力反對殖民地的考試制度，現

在自己却參加一百巴仙的殖民地性質的劍橋考試，你還替他們敬禮，祝賀，大有吾道不寡之慨。

林同學，大作中這幾段的內容並沒有給人新的論據，起先我以為在你這幾段中的罵人的字眼，可給將來出版的罵人辭典添上新的一頁，遺憾得很，後來發現那些罵人的詞藻也是拾人牙慧的。

林同學，在這些意見中，你顯得與社會隔膜，可能是太自信『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緣故吧。首先，要指出的是：窮人沒法送其兒女到外國去升學，主要的應是經濟的問題，而並不是你所說的在於他們看不出政客虛偽之處。其次你引証了社會中的一些政治家玩弄手腕的現象，而進一步地指出：在大學中的學生領袖們也是這樣，這若不是你精神過敏，便是具有一付銳敏的嗅覺，促使你產生這種看法，或是你有心播種一些不協調的種子，讓它長出奇異的花朵來呢？據我所知，那些為我們工作的負責同學都是經過民主的方式選出的，同學們都是依據其過去的為同學服務的精神來判斷的，他們現在的工作表現也証明了這點。

林同學，從大作中又可看出



你偉大的清醒中的糊塗，因為你已把反殖民地的考試制度與反對外國語言問題混為一談，始終沒有劃清二者之間的界線，你這樣做是否要模糊視聽引人混亂，或是故意智者裝傻呢？過去中學生對會考問題持有異議，主要的由於會考問題關係到整個華文教育的體制與中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問題。一個人反對會考不一定就會反對英語，因為這是完全二回不同的事。同樣的：一個人反對高中會考並不是意味他不應該去參加劍橋考試，劍橋考試制度是含有殖民地主義的意味，將來若由它在馬來亞自己的大學來主辦英校的會考，內容與性質上是會做適當地改革；不過當目前整個的環境決定了劍橋考試還有一定的用處或有些同學以此來測定他的英文程度而去參加，又何嘗不可？本來這是一很小的問題不值得提出討論的，不過你却煞有其事地向那些參加劍橋考試者在所謂佩服他們背叛其周圍的同學的勇氣下向他們敬禮，似乎是非置他人於死地不可，因此我就不妨提出，與你討論討論。

至於我在前面說你神經過敏并太過份，因為你空穴來風地說：在南大也有反對英語的事實存在。是否有呢？大家很清楚，

首先南大當局把英文定為必修科，在一年中得修八個學分，這表示當局對英文重視的一些情況；其次同學之間對這沙士比亞，狄更斯，傑克倫敦，蕭伯納等所用的語文是表示高度的敬意；學生會及其他校內的學術團體都呼籲同學學好英文，掌握它，使它成為進攻學術城堡的精銳的工具，同學們除了個別找人補習外，晚上還在大學中開大班集體補習。同學與你對英文所持的不同態度與看法是這樣：你是以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的態度寫有關英語問題的佳作，而其他的校內的學生團體是以正確的態度呼籲與鼓勵同學學好英語。林同學是以過度崇拜西方的態度去讚揚英語說：英語已不是殖民地語言了！它已成為整個國家機器的工具，多種的語言制度中的中軸語言！同學們不高興英語就不可能替人民服務！字里行間大有英文在國家機構中一定會居有着永久的重要地位。而同學對英語的不同態度與看法是：在馬來亞的具體情況下，英語是學術進軍的良好工具，我們應該去掌握，大學生若能掌握了英語一定能在學術進軍領域中獲得更良好的成績，而更有效地替人民服務，不過其他的人若不可能很好地掌握英語，在不同的崗位上，也可能替人民服務的；英語在目前的政府機關中佔有着重要的地位，這是過去歷史情況所給予的，是過渡的現象，將來它的地位一定要被馬來語所取代的。

林同學，誠如你自己所說的：你是由於良知所驅使而冒着被指斥為殖民主義的走狗來完成你的大作，這是我與其他同學所敬仰的，你的偉大有如北極的大熊星光茫四射，你的勇氣有如沙士比亞讚揚愷撒大帝一樣，「懦夫在他死前已死了許多次，勇敢的人呵，一生只死一次」，好一個二十世紀的好漢！

不過大作所引起的效果的確可能使人感覺你是在替殖民主義送秋波，假如你原來並沒有這樣的意圖，就請上帝原諒那些人的誤念吧；假如你本來就想這樣做的話，幸虧聖經上還寫着：「天門是永遠開着的！」那麼你就不會失去你懺悔的機會吧。

祝你好！

你最忠誠的同學

陳鳳仙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發揚默迪卡精神

秋 平

過去的一個世紀，對東方民族來說，是一個寂寞無聲的漫漫長夜。世界舞台上，耀武揚威的英雄，輕歌曼舞的得意人兒，盡是西方的角色；東方民族所扮演的，不是丑角就是跑龍套，那嘹亮的歌聲，是難得聽到，可愛的容顏也難得看到。但是，如今世界的確是變了，沉睡的東方醒了，尼羅河在怒吼，恆河在翻騰，黃河在咆哮，世界舞台上出現了東方的新主角。

沈默了近四個世紀的馬來亞，在東方民族主義浪潮的激蕩下，也蘇醒起來了。由於各民族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歷盡了幾許艱辛，終於實現了「默迪卡」的願望。隨着，在聯合國講壇上，馬來亞代表發出了「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任何形式的干預，同情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聲音，這是表現默迪卡精神的聲音，這是馬來亞人在國際論壇上，第一次發出的正義而理智的聲音。

如今，默迪卡已屆滿一周年，默迪卡的精神更進一步地在馬來亞的土地上滋長着。馬大和南大的同學，以歡欣而嚴肅的心情，莊重地慶祝默迪卡周年紀念，可見默迪卡精神已在智識青年中滋長了。從這次舉國的慶祝中，

從政府首長和各界的祝辭中，我們可以領會到，完滿的默迪卡，並非只是一個美麗動聽的名詞，它應有充實的內容，不然的話，就和鏡中花水中月一樣渺茫。我國的內政與外交要完全獨立自主，國內要政治安定自由民主與天下太平，這是默迪卡應帶來的政治內容。我國的經濟，應擺脫以往的落後性、依賴性和不穩定性，發展工農商業，使之欣欣向榮，驅逐貧困的妖魔，使人人豐衣足食，這是默迪卡應帶來的經濟內容。我們應加速發展三大民族固有的優秀文化教育，使之發揚光大，融匯交流，讓這片荒蕪的文化荒地，開放出萬紫千紅的美麗花朵。種族主義的惡魔，正在蠢蠢欲動，我們要把它徹底清除，使它消聲匿跡，各民族如兄弟團結合作，和睦相處，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爲一個和平繁榮的樂園。這是默迪卡所帶來的理想，沒有理想就沒有美麗的前途，然而理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實現

的，它需要付出辛勞的代價，才能成爲現實。要實現這美麗理想，需要千千萬萬人具備爲祖國爲人民而刻苦奮鬥的默迪卡精神。

大學裏的同學，是一群時代的幸運兒，因在目前的馬來亞，能夠領受高等教育，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大學生，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可貴可慕的建國人材；人們把實現默迪卡所帶來的美麗理想的任務，很大一部份寄托在大學生身上。大學生身受社會的特殊恩惠，應對社會負有特殊的責任，因而大學生更應該具有爲國爲民刻苦奮鬥的默迪卡精神。

然而，大學生容易高喊默迪卡，也容易忘掉默迪卡。大學生生活，是各種類型的智識青年生活的縮影。大學生的思想感情是各式各樣的，有的生活在清幽的環境中，埋頭於書本中，而忘記了時刻在變動着的現實世界，養成超現實的生活態度。「爲自己而讀書」「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他們的特點。

在校數年的目的，第一是文憑一張，第二是愛人一個；畢業後的願望，第一是待遇優厚的職位，第二是結婚渡蜜月。如此陶醉在美麗的理想中，盡管世界如何在天翻地覆地變動，盡管多少人在饑寒交迫中痛苦呻吟，他們是視若無睹聽若無聞的，爲國爲民的默迪卡精神，稀薄得很。這種超現實的人生態度，對國家社會固然有失責任感，對自己的美麗理想，也不見得全能如願以償。伊索寓言中，有一則諷刺無視現實的文人雅士說：有一位天文學家，常在夜晚仰望天空，全神貫注觀察星象，有一次失足跌入深井，大聲呼救，一個鄰人跑來援救，對他說：「嘿！老頭兒，你怎麼只留心天上的東西，反而而不顧地上的東西呢？」這是超現實者值得思索的問題。

大學生將來固然可成爲建國人材，但也可能成爲敗國人材，爲的是智識可用來造福人群，也可用來損人利己。汪精衛何嘗沒

有智識，但他的智識是用來賣國賣民，這麼說也許有點聳動聽聞，像汪精衛這流人，究竟不多。然而，由於大學生是屬於少數能受高等教育的「天之驕子」，因而優越感油然而生的，大不乏人。自鳴清高，自以爲高人一等，驕氣十足，無視一切，一有所動怒，發的也是高等「少爺脾氣」；假如他又具有甚麼特長，如會寫文章會演講，甚至只不過是英語說得比較漂亮一點。那就更不可一世，腦海中所盤算的，盡是如何佔得領袖地位，如何出風頭，如何獲得優厚待遇。這樣的「人材」，將來踏入社會，當然是苦心鑽營，爭權奪利，踢開老實人，踏着普通人而高攀要津，除了謀求私利還要作威作福呢。這如果拿來同爲國爲民犧牲小我的默迪卡精神相比，相去不知多遠。這種優越感十足而不惜損人利己的人，其中有一部份極端嚴重者，恐怕建國不足，敗國倒有餘。然而，這種「人材」并非前無古人，也不見得後無來者，所以是值得大家反省和警惕的。

年青的朋友們，生活在默迪卡時代，我們應有默迪卡精神，讓我們確立這種精神，發揚這種精神！

本校圖書館所面對的難題

• 章英 •

南大的學生年年增多，南大的校務也好像逐漸地納入正軌，但是南大的圖書館却遠遠地落在後頭，一直追趕不上南大的發展，不客氣地批評一句，它的進展有如蝸牛的行進似的。

常聽人言，大學圖書館就是大學的靈魂，圖書館藏書的豐富也就等於爲大學生們準備了取之不盡的智識，任憑他們來取用，武裝自己。

可是說句笑話，我們的圖書館倒反而還有許多同學不願問津。原因是他們所需要的參考書這里不可能找到，新出版的書可以出借的并不多，他們說，與其到圖書館里找書借不如從自己的藏書中或同學們中倒還可以借到幾本。這說法固然有點誇張，但說實在，圖書館給同學們的印象就是藏書少得很。

既然如此，南大圖書館不是完全不能發揮其作用了嗎？那也不見得。請看，每逢考試之前的白天或晚上，館之閱覽室座無虛位，弄到非去二樓開放三間教室不可，原因爲大家都爭着爲溫習功課用途。然而這又教人失望了，把圖書館當爲溫習功課的地方，竟然也用得爭着搶位子，於是遲到者望位興嘆。這又說明了，圖書館已不能再容納更多的同學了，明年的情形不是更嚴重嗎？

改善圖書館人人有責。去年學生會曾提出一項備忘錄，其結果：主任換爲熊博士（前化學系教授），參考室移至閱覽室門左側的一個小房子，把參考室闢爲雜誌室，報紙多了幾份，雜誌也增加甚多，假期可以借書，但另有規則實行。最近，英文編目員才抵步。其他不清楚，恕不便奉告。

照我看來，圖書館所面對的問題，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要有內行的主持人。南大是一所大學機關，圖書館是大學的中心，館務的工作，必須是由內行的人來主持，館務才有進展。諸如，圖書的添購、圖書的編目、館內的管理、雜誌的分類，……等等的一切工作，身爲主任者必須要有能力領導，使工作能逐步展開，適應本校的需要。否則，一個外行者，盡管他是十分熱情地幹到底還是做不出什麼來的。這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經濟學知識的人，而我們偏要請他來主持經濟發展工作。試問，如此會有成績嗎？

二，同學常常怪圖書館購置太少的書。據校方負責人表示，校方並沒有限制館方的添購新書。那麼，問題來了，既然無限制，何以有書不買呢？也許是因爲少了一位專門負責主持選購圖書的人，也就因此購書事情少有人打理，依目前的情形來說，主任不願對採購圖書負責任，假使有新書，只讓有關教授選擇，然後才填寫訂書單，或是由教授根據需要自動填寫訂書單，然後提交每個月才開一次會的圖書館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才來買。這又有問題了，如果書局送來一批新書，不幸這些書中多是屬於小說、文藝、語文、戲曲之類，而由不是有關這方面的教授挑選，那必然地就會發生偏差的現象。該買的便成爲不必買了。如果說每一種書都要交由有關教授選擇，此不但費時費事，而且也一定會使教授增加麻煩。怪不得常聽同學們說，新書大家都買到手，獨有圖書館里不易找到。本來，添置圖書是長久的工作，不是一夜就可使它豐富起來的，如果這工作早就按部就班的進行，不致於到了今天才來爲了某些原因，而拚命的要各院系教授大量開書單添置圖書，以增加館內的藏書量。

開辦工藝學院聲中二三事

• 楊平 •

本坡政府爲造就工人才——主要是工藝、技術人才以及較高專門職業者的工程、建築、測量師，以謀工藝業及經濟發展，特於數年前撥出八百萬鉅款，建造了一所魏義堂皇的工藝學院，全部工程就要在年底完竣，有關方面並已開始了大規模的招生工作。這是政府當局明智之舉，實在令人慶幸和讚許。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有關方面在處理這一問題所採取的若干不現實和不合理的措施，並且提出必要的批評。

首先，對於工藝學院限制華校高中畢業生在欲進入該學院攻讀之前須先受「某種特別訓練」（爲期一年）一節，我們實不敢苟同。照該學院院長威廉斯在其九月四日記者招待會所作的解釋，對華校學生所實行上述這一非常的限制，主要是爲了使該院的「考試」能夠受到「各國的承認」。換句話說，爲了解決當地專門人才供不應求的當務之急，也被莫名其妙地和「承認」的問題搞在一起了。準此而觀之，則工藝學院的開辦以並不是爲了發展工業，繁榮經濟，而竟是希求什麼「各國的承認」了。這種本末倒置的失策做法，實在是荒天下之大唐！就算這種爲期一年的「特別訓練」是必要吧！但是華校學生不論就品質，學識方面而言，也已不止一次地被證明不但不遜于英校生，甚至於有過而無不及，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要訓練嗎，英校生自也不能例外。如果單單將這種限制加諸于華校生，那麼這除了說明有意侮辱華校，歧視由華校出身的學生以外，實在沒有別的理由可以交代。

其次，我們也要指出工藝學院對於採取教授媒介所表現的錯誤見解和歧視態度。按照該學院的決定，由於「種種關係」，並且經過「多次考慮」的結果，對於採取二種語文教育制度，目下尚「無法進行」。也就是說，該學院除了準備以英語作爲獨一無二的教授媒介以外，包括華巫印在內的各民族語文並不準備加以採納。這就暴露了工藝學院主持當局還在眷戀並且採取着過去殖民地政府歧視民族教育的不現實態度。至于所謂目下無法同時採取華語爲教授媒介的問題，照他的說法那又是因爲什麼「課本，教師不易獲得」。這也許就是「種種關係」的關係吧！可是按照本坡一般通則，市鄉議會係策劃和執行對市區和鄉村的各項工作，統屬於最高政府機構，而立法議院又是政府的最高決策和權力機關；所有一切部門或民間各種團體都受了這些機構直接或間接的統轄和約束。當然這些機構所採取的一切措施都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決策的精神。那麼我們不管從今天的市議會或是未來的新立法議會，採取多種語言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事實了。工藝學院似不能對這一層事實採取漠然視之的不現實態度。如果說，工藝學院所以不能在目前實行許多種語言的教育制度是由于面對了一些困難，那麼我們相信這些困難也當不甚于市議會或是立法議院的困難吧？果如斯，則工藝學院主持當局實不可能以所謂「困難」來作爲其歧視民族教育的幌子。

我們願意重復地指出，開辦工藝學院以造就專業人才，從而發展和繁榮國家經濟，這是十分正確的一着，我們完全贊同和擁護這一作法。但我們對於歧視民族教育，而尤其是對於華校學生的不公待遇却不能苟同。如果有關當局真誠意欲造就各種專業人才，對於歧視和限制爲數衆多的華校學生以及巫印校學生受教育權利的不現實和不合理的態度，應該迅速予以糾正，並對各民族教育採取完全平等的現實態度，俾各民族學校出身的學生享有完全均等的教育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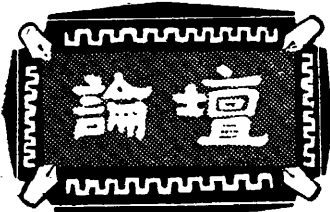
中學生應不應該談戀愛？

■ 集體討論 ■ 玉芬執筆 ■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由一部份中學的同學們通過集體討論的形式寫成寄給我們的。文章主要針對目前一些中學內盛行的戀愛風氣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許多問題進行尖銳的批判，並且提出了中學生應否談戀愛的見解，很值得中學的同學們研討。對於所有一切包括這一性質的修養文章，我們衷誠地表示熱烈的歡迎，同時我們也準備在「論壇」上容許對於一切有關問題的各種不同見解、觀點和主張的刊登。

戀愛是異性間從友情階段發展至結為終身伴侶的橋樑，是人生的必經過程。它對於個人與社會是有着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正確的戀愛觀是建立在社會群體的基礎上，即是說兩性間的戀愛，不只是為了解決彼此間生活上的特殊和瑣碎的問題及尋求



精神上的慰藉，更重要的是彼此的戀愛生活和結合對於社會與國家能夠作出何種貢獻。而不正確的戀愛觀却恰恰相反。這兩種戀愛觀基本上是對立的：一種是以社會的利益為前提，是為大眾的戀愛觀；一種是以個人利益為前提，是個人至上的戀愛觀。

正確的戀愛生活不但能使兩性間的生活充滿着生氣和豐富多采，它對於社會所起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一對有着正確戀愛觀的男女青年，他們的戀愛生活是以不違反集體利益為原則的，他們會彼此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和互相鼓勵。對他們本身是一種自我教育的力量，對社會也是起着推動作用。

但是，處在此時此地的我們，舊的思想在我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舊的社會因素在浸蝕着我們，新的東西我們不可能全部接受，舊的思想缺點又不能即時摒棄，正確的戀愛觀比較難於確立起來。因此許多青年人為了談戀愛，脫離了大眾，放棄了學習，更忘記了他們的任務和服務對象。中學生談戀愛就是一種歪風。

雖然，目前中學生談戀愛的並不多，風氣也不很盛，但是不正確的論調却存在於中學生的圈子裏。這種不正確的論調存在的一天，是有助長不正確的戀愛風氣的，所以我們認為目前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是非常實際的。

造成中學生談戀愛是有幾方面的因素：

第一，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的社會，在黃色電影的書報，以及一切含有低級趣味的娛樂場所存在的今天，人們所接觸的多是傳奇性的戀愛故事，戲劇性的婚姻生活，和大肆誇張性生活的神秘的東西，對於思想堅定和有着豐富的生活經驗的成年人都起着影響，何況是思想意識薄弱和缺乏生活經驗的青年學生？多少有為的青年長期地受着這種不良因素的浸蝕，享樂縱慾的思想便在他們的腦海中佔着一定的地盤，他們把戀愛真諦曲解了。

第二，年青人的感情是衝動的。這種感情如果能夠得到正確的發展，它將是推動社會前進的

一股無比的力量。所以他們須要國家的培養，師長和父母的關心，和正確思想的指導，但是，此時此地的我們所能獲得的幫助是太少了，健康的娛樂場所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師長的指導也還不夠，一般的家長更採取不關心的態度，健康的書籍，尤其是有關年青人的修養的書籍，更是少得可憐！不健康的思想不能得到糾正，試想存有着舊思想缺點的青年學生對於談戀愛怎不躍躍欲試呢？

第三，不容否認，目前的中學生是比前些時苦悶得多了。他們不但缺少健康文娛和健康書籍的閱讀，集體性的活動也少得多了。缺少集體性的活動，脫離了集體，各種不健康的個人至上的思想又重新佔有了他們的思想領域；缺少集體智慧的指導和集體力量的影響，受着過濫人一切物質的引誘，戀愛問題也就產生了。

中學生談戀愛的現象是不正常的。一個肯上進的中學生，他目前要學的知識可多着呢！他要學課本上的知識，要學課外的常識，還要學做人的道理。此外，他還要盡他的能力，幫助同學，為同學服務！在可能的情況下，他還要關心社會和推動社會的發展，一旦發生了戀愛問題，那麼他將會在他的工作上和學習上分了心。其次，一般的中學生，在經濟上絕大多數是取給於父母的，他們的生活有父母的安排和照顧，生活上的瑣碎和特殊問題多是不須要本身來苦惱的，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有父母和家庭的照顧與慰藉，所以對於戀愛生活的要求並不是迫切的。尤其不合理的是：一般中學生的年齡絕大多數是不下於十二至二十歲之間，是剛發育和成熟時期，在生理和心理上對於戀愛生活是不適宜的。

但是，有人卻認為中學生談戀愛只要是正確是無可非議的，實大有鼓勵成份存在，對於這種論調，我認為是不正確的，讓我們從事實中來觀察，那些正在談戀愛的中學生，有多少人能夠談得正確呢？最突出的表現是今天電影院，明天遊公園，後天游泳池，出雙入對；學習可以放棄掉，二人會議談不了，整天把時間花在花前月下和遊玩作樂上，完全忘記了本身的責任和國家社會對他們的期望，不可否認，有的並不像前面所說的那麼嚴重，他們還能約束自己，但是中學生談戀愛本質上是不合理的，生理和心理不適宜於戀愛生活和影響學習工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年青人由於生活經驗的缺乏和思想認識的不成熟，誰敢保證他們的戀愛生活能夠始終專一、負責、和持久、而不至於中途移情別戀，產生愛的波折呢？今天在各方面的條件你都認為滿意的愛人，

明天還適合嗎？將來呢？這些問題並不是具有一般普通知識的中學生所能夠了解的。

年青人的思想不穩固，他們對於生活的體驗不夠，他們談戀愛多半是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和好奇心所引起的。由於他們談戀愛的目的是受着客觀環境的影響，而不是主觀方面的要求，因此他們的擇偶條件就因時而異，一旦有了第三者的介入，或是目的達到後，不愉快的事件是必然產生的，甚至造成了很多社會悲劇。

有人說戀愛是人的基本權利，是人的自由，我們是不便干涉的。我們承認戀愛是人的基本權

利，而人是有談戀愛的自由的，假如是一個思想穩固，而真正有條件，有需要談戀愛的青年，我們是不便干涉的；反過來說，一個在生理和心理上不適合談戀愛，或是一個高喊戀愛自由而對戀愛問題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的人來談戀愛，我們還能贊同嗎？所以問題是在於談得正確與否，並不是干涉自由。由於中學生談戀愛多是不正確，所以我們不主張中學生談戀愛，但並不等於是干涉人家的自由，而是富有說理和教育的精神。

雖然前面已經說過，目前中學生談戀愛的並不多，風氣也不

很盛，但我們以為基本上是不正常的現象，所以我們是有必要加以糾正的，正在談戀愛的同學，我們以為他們應該以學業和工作為重，擺脫小圈子的生活，重新回到同學的大家庭裏學習和工作，體會真摯友誼的可貴，其他的同學，更應充分地了解到正確的行動是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作指導，加緊學習，充實自己，建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和戀愛觀，在求學的時期，堅決避免戀愛問題的產生。

必須指出，本文所針對的是中學生，至於大學生以及剛踏進社會的青年，又有着他們的具體情況和因素，相信他們自有定論。

多少人失去了溫暖的家，千萬人沉溺於失業的苦海，無數的人在苦難的虐待中掙扎和搏鬥，這就是生活，這就是慘痛的現實。你恨，你罵，你呼喊，但是你千萬不要為痛苦而逃難，更不要因殘酷而打破了你的胆。

縱使公道被侮辱為痴愚，忠直和正義被冤枉為罪惡，愚蠢者在橫佈賢能，權勢逼使人們啞口無語。但是，一個肯幹的人是不會停下他的工作的。人是偉大的，人有創造一切的力量。自由只有勇敢的人才能享受，越懦弱是越不自由的，「要每天每日去開拓生活和自由，然後才能夠作自由與生活的享受。」（歌德）自由和幸福不是依賴別人的施恩，只有在當我們認清了事實而真的去做的時候，才會找到自由和愉快的生活，對於不認識的東西，是不可能想要得到它。悲哀不在於那些知苦而又受得起苦的優秀的人，知苦而怕苦的心死了的弱者才是最大的悲哀。

脫離現實的自由是沒有的，我們不願意看到的倒行逆施總要叫我們看，我們所想的在現實中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不看破這種真理也許會到處碰壁。老實說，此時此地不要抱着空中樓閣。歷史的發展是複雜崎嶇的，想不通就會撞到頭破血流而造成沒有必要的不幸；聰明人的苟且偷安變成他們是「多餘」的人；只有不變的人才肯腳踏實地走一步進一步。

人喜歡自由而往往却得不到自由，但是在現實的桎梏中，只要耐得起艱苦就一定能夠創造出一點自由，否則，人們是無法生活下去的。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向社會和自然爭取生活自由的反抗和搏鬥，生活不在於只是適應環境而已，在生活中要是沒有一股生動的創造力，默默過着「自由的日子」一萬個這種人也沒有什麼用。

一面是繁肅的工作，一面是荒唐的享樂，這是方生未艾的苦難時代的一種特色和必然現象。將人家的痛苦作為自己享樂的那些行屍走肉之輩，是不必對他們關心和憐恤的；讓他們糊塗的活着而又糊塗的埋葬到土裡去吧。

但是，對於逃避現實的通病，對於不大懂事的消沉的小伙子，對於愚昧被欺詐的善良的人們，要讓真理喚醒他們，要讓一切能工作的人都起來工作。

我們應該使不同個性的人都能愉快的在一起，不然生活是不可能多姿多采的。憎恨是不滿罪惡和反抗暴虐的骨氣，而如果為着面子多愁善感，處處與人耿耿不入，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臉孔，到處要教訓人家，一切都看不順眼，事無大小動輒發火，這種老氣橫秋怪物，即使很有名望也只有叫人討厭。

有一天醜態暴露就不免會顯得很尷尬。

人的偉大不在於僅僅有很高的地位或榮譽，也不單是會講一些漂亮的話而已，吹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什麼都肯做而不斤斤計較，這種無名小卒比起有名無實的人勝之多多。優越感往往會成為前進的絆腳石，小事看不起，大事一定是幹不成。

樸素、忠厚、老實、勤勞、謙虛、堅定、熱情是最令人可愛的精神，而若加上一技之長，則會使人更加喜歡。鑽牛角尖是鑽錯路才沒有用，而如果能鑽出一種才能來倒是深慶得人。整天跳來跳去而變成不學無術，生活儘管怎樣「多姿多采」也只能跳跳兩下而已。呆板機械的人，却整天只會顧到鼻尖上的芝麻蔥蒜小事，越學越死氣沉沉，由埋怨而發牢騷，由牢騷而陷於失望和悲哀。當廣大人們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時候，苛求個人的名利是多麼荒唐無稽。

生活要自由而愉快，就不應孤獨什麼都和人家合不來，認識各種各樣的人是一種幸福，和很多人生活在一起是很有人情味和會得到很多真理的。看輕人家也會被人看不起，人間的仇視不應該在善良的人們中間發生。要談真理，要談英雄的故事，要談各種古怪的問題，要談笑話，只有常和人們交談才會得到新的東西。當然，生活不應只是聊天或學會幽默而已，可能的話，應該有時要靜靜的躲在房間裏讀書，只要不是在背教條，智慧裝得越多就會越有才能，事情就會做得更多 and 更好。殘酷和艱苦的時代要求我們把青春獻給廣大受苦的人們。苦難跟着罪惡的人而來，跟着優秀的人而去，朋友，你就做一個優秀的人吧！

生活的感召

嚴肅並沒有一定的公式和教條，整天板着臉孔在鑽牛角尖和整門面的人不是很嚴肅麼？而生活輕鬆一點的人，只要不妨礙別人和事情，倒不見得就是自由散漫。自由散漫的帽子應該套在那些只會空談而不做事的傢伙，或是套在那些人對現實麻木不仁而又自以為很敏感的人。

真理決不是講了一些通則就可以解釋什麼問題，當然對於功課不應只是為了敷衍，但是只在形式上追求好看，而忘記了國際風雲和現實的變化的人，也不見得就會很實際。事情往往很難各方面都照顧得好，但是，對於複雜而又不斷變化的新事物，是不可能不學就會徹底了解的。熱愛真理而又不肯學習關於現實問題，這是一種很流行的渾極幼稚病。

頭腦沒有什麼料而又想幹大事，或是出了一下風頭就想出更大的風頭，這種人雖然暫時會受到一些人盲目的崇拜，而當

☆理平☆



我們的祖國已步上獨立大道，我們正面對着一個社會生活內容的各方面都起着巨大的變

革的年代。這種變革並不是意味着換瓶不換酒，一種形式上的改變，而是意味着一種真正的新的替代舊的變化。

馬來亞化的問題就是反映了目前巨大的變化事實的一面。馬來亞化的意義並不僅僅是停留在幾個歐洲人的退休，亞洲人的上陸上，而是具有着更深刻的意義。馬來亞化的意義是意味着我們馬來亞人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運；它是意味着我們的文化與精神生活的徹底變革，一種新的文化，道地的人民精神生活內容替代着外來的與馬來亞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皆不甚相符的內容。

社會科學研究過去多是屬於一些外國學者的工作，過去我們馬來亞人也甚少研究有關自己社會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實際問題。我們多是被人當為標本，而這些標本又是任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

很多外國的學者在研究馬來亞問題時，都本着實事求是，或純學術的觀點去研究，他們的成就和著作對馬來亞的學術界是有着應有的貢獻；但是還有相當大部分的外國學者在研究馬來亞社會科學問題的各領域上，有着與上述者不同的表現。經濟問題方面：在數年前來馬調查經濟情況的國際銀行十四位專家的報告書中就可看出許多非馬來亞的觀點：如他們從所謂「國際分工」的理論為出發，過份地強調經濟作物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一獨立國米糧自給自足的問題的論調，就可表現出來。還有一些西方的經濟學者在討論本國的經濟問題時一直地強調本國轉口貿易不可侵犯的重要性，而過份地強調本國工業化問題的種種困難，或只對此問題輕描淡寫地說幾句話的這種態度皆是。歷史方面：許多西方的歷史家論及馬來亞時有意地着重和渲染歐人進入馬來亞後這段歷史，有時甚至作到畫蛇添足，而對歐人來馬以前的各階段：如馬六甲史，各族遷移至馬的情況，他們如何相處，如何在困難的環境中搏鬥，各族文化的淵源以及這些文化如何交流與互相影響皆輕輕地帶過或隻字不提，他們對歷史進展為問題的看法，往往是作到羅列現象，倒果為因，使得讀者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他們甚至寫出與整個歷史過程不符的內容，如他們曾指出：歐人來馬乃一帆風順，並未碰到難題，然而這並不是實事求是的學者的態度，因為在馬來亞的史料中明明有着另方面的紀錄：如南寧之戰，和當時在霹靂等地所發生的事件皆為明証。還有一點：他們幾乎是共同地指出的：馬來亞的落後與馬來族『懶惰的天性』有着密切關係，那更是貽笑世人，更可悲的是有些學者的歷史著作竟淪為政治宣傳的小冊子。教育問題過去為什麼引起不安，主要是沒有適當地估計各族教育的重要性而還不能達到各族教育平等待遇合理發展的理想境地，另一方面是一些人以一種非馬來亞觀點研究教育問題，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教育報告書」即為例子。

除了西方學者外，日本人過去也對馬來亞問題作過一番研究，同樣地他們是用非馬來亞的觀點，他們研究目的主要的是在政治上達到所謂「大亞洲主義」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統治目的，在經濟上是達到「以戰養戰」，在短期間完成「自給自

足的決戰體制」，減輕本身對各佔領區的負擔，長遠者是在於如何完成全盤的「分工合作增產」，搜刮一切資源支援日益擴充的戰局，如日治時所頒布的『馬來衣料纖維增產要綱』，就是其計劃之一。

然而這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要告訴大家：我們不要作標本，我們要當主人，我們要用自己的手與頭腦研究與處理自己的各種問題。過去我們的歷史是由外國人，以外國人的思想意識，用外國語文寫的。現在我們要自己本身，以馬來亞人的思想意識，用華巫印馬來亞本國的語文來寫。過去有關馬來亞的政治經濟問題是以非馬來亞利益為出發，以歐美的方法論邏輯學為基礎來研究和處理；歐美的許多東西雖是先進，是有着值得我們吸取的地方，但並不是每一點都是適合馬來亞的社會，其中有許多部分是不適合的；因此我們現在得以一馬來亞人的觀點，以馬來亞的利益為最高原則，以馬來亞服務為對象，并尋求一正確的方法來研究有關祖國的經濟政治教育等問題。

在文化藝術的領域上也存在着同樣的情況。每個民族的文化藝術各有所宗。目前的任務在於尋求與建立一正確的適合於馬來亞的有關文化藝術的理論，指導與統一各族的文化藝術朝向同一的目標，為着同一的對象服務。華族方面：早在十多年前馬來亞剛光復的初期就有許多文化工作者提出這個問題。記得當時最著名的論戰是「僑民文藝或馬華文藝」的問題，一部分人認為馬華文藝應是中國文藝的一支，應為中國服務，而另部分人却認為馬華文藝已不是中國文藝的一支了，它自身已有其獨特性，它應為馬來亞服務。當時會有這一論戰的存在主要是反映了當時的一些情況，因為當時很多在馬來亞的文化工作者的確是有着非馬來亞的觀點，而以馬來亞為服務對象者畢竟不多。然時至今日，這些問題也成為歷史遺跡，翻開報章的副刊與文藝雜誌幾乎皆是以馬來亞為服務對象的創作，并帶有着馬來亞的特色，這些創作已成為當地文化工作中的主流了。有關文化藝術的問題的論戰並不是不存在，而是說在這數年來在「世紀路」、「文風」、「星雲」、「文藝」等副刊以及其他各有關的刊物所登載的論文或論戰，多是以馬來亞的觀點來討論有關當地的創作，舞蹈戲劇音樂的演出，攝影與美術的展覽以及文化藝術所應走的道路的文章，就拿最近有關文藝問題的「史康論爭」來說，參加筆戰者也皆以馬來亞的觀點來討論問題。

在馬來族文藝界對這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現：自馬來作家組織了「五十年代作家協會」(Angkatan Sastevanwan 50)後，他們就積極地展開工作。「五十年代作家協會」的成員如作家馬蘇利(Masuri)，克利士·瑪斯(Keris Mas)，東革，華崗(Tongkat Warrant)以及文藝批評家阿斯洛夫(Asraf)在為建立

馬來亞文化的工作上都有着極佳的表現。然而這工作却只是剛開始，更成熟的文化藝術馬來亞化時辰的到來，還有待於各族文化工作者繼續地努力！

有關馬來亞經濟、政治、歷史、教育的問題，過去雖有許多外國學者以非馬來亞的觀點去研究，但是除此之外，令人興奮的是：在近幾年來，我們也看到馬來人以馬來亞觀點來研究這些問題了，如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七月間，由馬來亞大學教授與星馬二地之成人教育協會主辦的空中馬來亞經濟問題講座的一些論述，我們可看到有些主講者如馬大經濟講師翁姑阿都哈芝(Ungku Abdul Aziz)等人則以馬來亞的觀點分析農村以及其他的經濟問題。

華族方面，在一九四〇年三月間，由許雲樵、姚輝、劉士木、李長傳、吳楚瑛、張禮千、郁達夫等先生為了要更有系統地研究南洋問題而組織了南洋學會。從當時該會各方面的表現可得知他們還是停留在華僑的身份研究有關南洋與馬來亞的問題，從該會的第一卷第一輯「南洋學報」的「發刊旨趣」中亦可看出此種傾向。南洋學會的學者們十數年如一日的埋頭苦幹的確是給學術界添上了無限的光彩，但是由於近年來民族主義的興起，許多華人都紛紛放棄對中國的效忠而把馬來亞當為自身的祖國的時代潮流的影響，從南洋學會近日所出的刊物與舉辦的座談會的內容可看出，它的許多成員也逐漸增多地以馬來亞的觀點討論馬來亞的問題，這不但是可喜，同時也給社會科學研究馬來亞化的行列增加了一批富有經驗而又富有學識的生力軍。

有關社會科學研究馬來亞與非馬來亞觀點的論戰近日也曾多次出現過，如去年年初馬大歷史教授巴金遜與李亞才先生在海峽時報展開有關馬來亞的獨立究竟是誰的貢獻的爭辯，一個是從英人在馬來亞時期的措施去分析，一個是從日人佔領馬來亞獨立所起的影响去分析，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除此，當地報章已把稱「中國為我國」改為「中國」，把馬來亞稱為我國，與報章的社論和它每年出的年刊中的論述，以及當地所出的有關的刊物的內容，大都表現着以一馬來亞來人的身份來討論各種問題。

從以上的敘述與分析可得出以下的一個結論：許多人都已應着時代的潮流與需要，朝向社會科學研究馬來亞化的方向而努力，但是正確的方向只意味着一個好的開端，馬來亞聯合邦的獨立，已給祖國的前途開闢了一條遼闊的發展道路，目前我們的國家應展開各種各樣的精神與物質的建設工作，因此以上所述的剛開始的社會科學研究馬來亞化的工作是不足以滿足時代與人民的需求的。積極地，全面性地，以馬來亞人的觀點與利益，并號召更多的人齊心合力地研究馬來亞的社會科學問題的時候已經到來了，因為唯有在自

己國家的文化與人民精神生活的內容薰陶下，以馬來亞為效忠對象的新的一代才能誕生。

在一些社會科學研究馬來亞化的領域中諸如歷史經濟教育等，有些外國學者用非馬來亞的觀點去研究，也有些馬來亞的學者用馬來亞觀點去研究和去批判那些非馬來亞觀點的內容，但是還有許多的項目如地理、民俗學、考古學等，即使是以非馬來亞的觀點去研究的也不多，有者甚至可說是沒有，因此我們希望大家也能向這些處女地進軍。

社會科學研究馬來亞化並不是一兩個人的頭腦或一兩個學會所能完成的工作，它也不是一項登高一呼萬民響應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首先它是需要本國學會，本國的許許多多優秀的學者一致不懈地去努力，去實踐，去創造！另一方面却與整個國家機構和教育內容息息相關。祖國的新的一代應該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一種真正的馬來亞的社會科學的內容的環境中成長起來。華文教育當初傳播至南洋一帶，其目的不過只要子弟們能記帳，寫信和打算盤吧了，自光緒二十九年戊戌政變失敗後，變法的主角康有為氏才亡命至南洋倡新式教育，一直到辛亥革命黨人南來後，華文教育的內容才加上許多民族主義的精神與中華文化的新內容，它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以中國的內容為其教材，以中國為其服務的對象；近十數年來，由於當地民族主義的興起，華文教育也正應着時代的感召，拋棄了許多與當地不符的教材，而加上了許多以當地為效忠對象的內容，但是為了整個時代的需要，我們認為這還不夠，我們應更進一步地探討，加上更多更多的馬來亞的內容。馬來教育與印度除了大力興建提倡外，同樣地要以馬來亞內容為其教材。至於英文教育的改革，那更是自不待言了。



大學教育對社會科學研究馬來亞化的貢獻應具有着更重大的意義。我們不要英國式的大學，我們也不要中國式的大學，我們要的是馬來亞式的大學。南洋大學與馬來亞大學應設立更多有關此範圍的學科供學生研究，提供各種優越的條件，鼓勵同學向這方面努力，教授們更應以研究馬來亞問題為主要對象，把整個大學辦得具有別人不可取代的馬來亞的特色。

除此整個國家應興建社會科學研究館，蓄藏着豐富的馬來亞問題的圖書館，設立有着專材管理分佈各地的博物館，設立各類式的獎金鼓勵大家研究，并以各種有效的方法促成研究馬來亞問題濃厚風氣的形成。

各位學者、教授、同學以及各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希望你們對此問題能加以重視，讓我們今後能在『社會科學研究馬來亞化』的目標下，在各種問題的研究與實踐上能取得進一步地聯繫，為建設一新的文化與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內容并肩不懈地共同努力！



社會科學研究底馬來亞化

· 王如明 ·

編者按：這次雲州高師同學會主辦學術研究會，本校劉英舜、潘重規、涂公遂、章熙林四教授應邀作專題講演，備受教育文化界人士歡迎，各方視為星馬學術界空前盛舉，聯邦教總主席林連玉先生歡呼：「南洋大學的文化光輝已開始照耀聯邦了！」我們幸而為南大全學，日夕浴沐於這文化光輝中，對於這份成就，是應該特別珍重的。現任四位教授載譽歸來，又為本論壇撰寫鴻文，我們應該在此向四位教授致熱誠的謝意。

從聯邦講學歸來

——劉英舜教授——

我們這次應雲州高師同學會主辦學術研究會的邀請，赴隆講學，表面看來，他們請的是我們個人，而事實上他們却是要我們代表南大，我們事前已有這樣的認識，而且也向學校當局這樣表示過了，不是嗎？假使我們不是南大的教授，這次也許不會被邀請；縱使被邀請，我們也大可借故推諉。可是，我們既任職南大，南大對於領導地方教育事業，提倡學術工作，既負有相當責任，我們便不得不戰戰兢兢地接受了這個邀請。

事實不出我們所料，我們在聯邦十日，大家簡直把我們看做南大的象徵，回憶我們抵達吉隆坡的當日，學術研究會主席陸庭瑜先生便向我們表示：「假使沒有南大，我們決不敢想要舉辦這個學術研究會……」，在隆重的開幕禮中，教師總會主席林連玉先生大聲歡呼：「南洋大學的文化光輝已開始照耀聯邦了！」再回憶在我的第一個公開演講中，尊孔中學的禮堂，走廊，講台對面的校長室，教室……擁擠着聽衆近二千人，座中有教育長官，教育領袖，中小學教師，以及各界人士，在我講完之後，大家爭着和我握手，他們對我個人的批評說得很少，而是相繼地說：「南大的力量太大了！你看：南大教授的演講吸引了這麼多的聽衆！」，「南大與華文教育的關係太重大了！有南大我們不怕華文教育被消滅。」，「華文教育的希望在南大，南大非辦好不可！」，「南大是華文教育的指南針！」，「南大是馬來亞文化的燈塔！」；「南大……」，「南大……」……接着潘重規教授講文字學，章熙林教授講科學地理新觀念，涂公遂教授講經學通論，每次的公開演講，情形都是一樣，不僅在公開演講時情形如此，即在討論會，聯歡會，餐會時情形也如此，他們對於南大擁護的熱烈，期望的殷切，在多少的場面中，使我感動得幾乎掉下眼淚來！

在每次的集會中，我都奉其他三位教授之命，代表致辭。我除了說明從教中學，學什麼；從學中教，教什麼；教、學如何相長之外，總是強調：（一）南大與華文中小學關係密切，當然要負責推進教育工作。（二）南大為馬來亞最高學府之一，對於倡導學術工作，責無旁貸。（三）南大要與馬來亞各中小學合作，努力於建設馬來亞的工作。

此外，在以下的二個集會中，聯邦的教師團體，對我們正式地提出了要求：——

（一）在我們回星的前夕，蒙教師總會設席歡宴，席間主席林連玉先生對我們正式表示，希望南大負起主辦假期師資訓練班及學術研究會的責任，同時又希望南大能夠創辦二年制的師資訓練班，他說：「教育文化事業，只要有南大領導，一定是成功的。……」言辭之間，對於南大，寄予懇切的期望，我們答應把聯邦教育界的這些要求，帶回給南大當局考慮。

（二）在最後的一個集會中，大家對我們表示：這次學術研究會開馬來亞文化史上研究學術風氣的先河，將來聯邦各地將相繼舉行，明年的地點，大概是在檳城，希望我們四人能再來講學，我當即表示：南大各方面的專家很多，比我們講得好的教授不少，希望下次能請別的教授來，他們說：「只要能代表南大的都是好的，我們都歡迎！」那種愛護南大的熱情，又毫無掩飾地表露出來了。

大學的目的在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這是誰都知道的，南大當不能例外，南大是馬來亞華文教育的最高學府，其對於中華文化負有選擇保存，發揚光大之責，而對於當地社會事業，則負有供給各方面人才之責，其重要職能：一方面為不計近功，孜孜研究學問，以發現真理；一方面則為指導或督率社會，以改進各種事業，南大的價值不獨寄之於遼遠的將來，即在此時此地，對於領導地方教育文化事業，也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這次參加學術研究會歸來，使我們益覺忝屬南大一份子，責任非常重大。

聯邦各界對於我們的愛護太熱烈了；期望太殷切了；希望我們能夠加緊努力，以期無負於他們的熱烈的愛護，與殷切的期望。

大學論壇的主編，要我寫一點關於暑假期間在吉隆坡講學感想。我覺得，事過境遷，即使當時有一點感想，現在寫出來，也不免是「明日黃花」了。何況，教書的人，無論在校內校外，都一樣是講學。這種習以為常的事，何嘗值得有所紀述？

不過，有兩點情形，倒是值得加以追叙的：

第一點，即是這一次雲蘭我州高師同學會所舉辦的學術研究會，為期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天，不但在他們本身的進德修業方面有了不少的收穫，特別是在社會上，却造成了一種重視學術研究的良好風氣，這種良好的風氣，可能將由吉隆坡而散佈於全馬；這對於新興的馬來亞聯邦來說，確是有重大的貢獻的。

第二點：從多方面的輿論的反映——即是在報章上，在和各界人士的談話中，更從間接所聽到的許多議論，他們對於南大的愛護與期望，可以說是既誠摯而又殷切。他們幾乎一致的認為這次學術研究會的成就，應該歸功於南大的創辦。在他們心目中，南大不僅是星馬學術文化的一座光明的燈塔，而且希望南大成為推動並領導星馬學術文化的一座大力的發動機。在這種熱切的情況之下，就參加這次學術研究會的我們南大的幾位同人而言，固然感受到興奮與鼓勵；我想，凡是曾為創辦南大而出過錢出過力的人，以及現在在南大的全體師生與執事者，尤其是領導並主持創辦南大的各位先進，更會感受到興奮與鼓勵。

以上這兩點情形，我認為這是我在這次學術研究會中最愉快的一段回憶。雖然我的報道非常簡略，我想大學論壇的讀者——也就是最關心南大前途而正從事於學術文化的發揚與研究工作者，一定是極所樂聞的。

至於我個人在這次學術研究會中所主講的題目及其內容，也附帶的在此說明一下。

我所担任的講題，一共有三個，即（一）經學通論，（二）文學的兩大分野，（三）理學的朱陸兩派之爭。第一個題目是對學術研究會的會員講的，分為兩節講授，每節兩小時。第二第三個題目，則是為公開演講而定的。講演兩次，每次兩小時。

經學通論這個講題，因為所包括的範圍太廣，內容太多，所以我曾發給他們一份「經學概說」的講義，大約兩萬字，通知他們在聽講以前先行閱讀。到了演講的時候，我另定了兩個題目：「一個是經學的內容及其重要性」，一個是「研究經學的方法」。至於公開演講的兩題目，我也曾編發講演

大綱各一份，以便聽講者容易瞭解。

可是，我這次為甚麼要選定這麼三個講題呢？關於文學這個題目，也許比較普通，對於聽講者來說，並不相距太遠；至於經學與理學這兩個題目，表面上看起來既枯澀無味，而內容上又不免經緯多端，在講演的進行上，豈不發生困難嗎？關於這一點，我却寓有一番深意。

我以為：我國的經學，實在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粹，也是我們民族精神之所依託。我們只有這份遺產是足以培養我們民族的自尊心；我們也只有將這份遺產好好的加以利用，才能對世界文化的將來，發生巨大的影響力。但是，不幸的，在過去一千多年，經學被統治者利用成為宰制士子的工具；而有志於經學的研究者，却大多陳陳相因，不能有所發揚與光大。到了現代，一切的情形，又恰恰相反。一般人將經學視為古董，認為研究經學便是開倒車。因此，經學的真面目，竟沉埋於積塵厚垢中而久久不見天日。這種情形，凡是對於我國文化有深澈認識的人，無不為之隱痛在心的。

所以我這次，特別選擇這個題目，作為我講演的主題。我在講解這個題目上，一方面強調經學的重要性，對於經學的內容加以種種新的解釋，一方面更提舉了經學的各種研究方法，使對經學易於通曉。我更提出了孔孟的倫常道德，民本思想，人道主義，名教觀念，以及大同理想等等，說明它的超時代性與超地域性。我的用意，最低限度要使聽講者能夠提高對經學的認識，引導他們走上經學研究的道路；這樣，對於這些青年的教育工作者，多少是有所啟發的。

其次，理學這個講題，在今日青年心目中，也許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詞。我由於聽講者大多是青年的教育工作者，我於是特別的提出「朱陸之爭」這個題目來說明宋儒對於教學問題——道學問與尊德性——這兩大

主張。我以為，現代的教育，雖然標舉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實際上，往往只注重智育而忽略了德育，這種教育的結果，必然使人心迷於響往，使為人與為學之道，兩不相干。因而在說明兩宋理學的各家學說，並分別說明朱陸兩派所爭執的主要論旨之後，我採取一種調和的說法，使窮理知止，兩義歸於一致，格物格心，內外同為一體。我的用意，也就是使這些聽講的青年教育工作者，能夠依據我所講的先儒的學說，去糾正今日學校教育中所最易犯的一種錯誤。以上就是我在此次學術研究會中一點小小的貢獻。拉雜寫來，藉以就正於讀者。

（興）
（奮）
（與）
（鼓）
（勵）

涂公遂教授

【本文接自第九版】

靠，又假定曹頡在康熙末年或稍後曾手批紅樓夢，那時曹芹尚未誕生，或正在襁褓中，自然紅樓夢的作者更不可能是曹雪芹了！

由上列的事實，我們應該把「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這一煙幕撥開，然後我們才能虛心摸索得到紅樓夢作者的真正主旨。

（三）紅樓夢的主旨

我們掃除了旗人曹雪芹作紅樓夢的迷霧，我們才看得清楚紅樓夢的真面目。我們知道紅樓夢作者所處的時代，是漢族受制於滿清的時代，一般經過亡國慘痛的文人，懷著反清復明的意志，在清初異族統治之下，刀鎗筆陣，禁網重重，文字之獄，叫人悲憤填胸，透不過氣來。作者懷抱著無限苦心，無窮熱淚，憑空構造一部言情小說，借兒女深情，寫成一部用隱語寓亡國隱痛的隱書，保存民族興亡的史實，傳達民族蘊積的沈哀，想衝破查禁焚阮的網羅，告訴失去了自由的並

世異時的無數同胞，指示他們趨向自救的光明大道。所以在全書開始便說：「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接着又說：「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世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是洗舊翻新，却亦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更去謀虛逐妄了。」中國文人習慣用夢幻代表興亡，這是作者向讀者說明他是經過亡國之後，用隱語暗藏一段沈痛的眞事，所以雖將眞事隱去，但仍是「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在這樣艱苦環境之下，眞事尚要隱去，作者的真姓名自然不敢暴露了，這便是紅樓夢究不知何人所作的眞原因。由於紅樓夢作者處在異族嚴密監視之下，作者滿腔熱血，他既不能明說，又不甘心不說；他所說的既怕人知道，又怕人不知道。故在開卷第一回之末題了一詩說：「滿紙荒唐

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我們試將這一回文字，反覆玩味，自然會感觸到作者淒婉沈鬱的心懷，和民族興亡的血淚，流露在字裏行間了！

我在未了解紅樓夢運用隱語涵義以前，我對於紅樓夢的文辭意義，發現許多疑問和矛盾。等到了解隱語涵義以後，便發現紅樓夢的作者不可能是旗人曹雪芹。近幾十年來研究紅樓夢的人士，拚命找尋曹雪芹的資料，截至目前，所得的資料，並不能證明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所以從前胡適之先生對紅樓夢主題的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眞事的自叙；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而我的看法則是寶玉代表傳國璽，代表政權。甄賈即是眞假，政權在漢族手中則爲眞，政權在異族手中則爲假。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寶釵影射清室，林薛爭奪寶玉即是明清爭奪政權。林薛的得失即是明

【本文轉入第十二版】

紅夢作和關雪的材料 樓的者有曹片新材料

潘重規教授

編者按：本校潘重規教授於八月十七日在吉隆坡雪華高師同學會學術研究會公開演講紅樓夢作者問題。由於潘教授臨時應邀，未備講稿，報章記載，或有缺略，以請潘教授就此次所講，撥冗撰述一文，以餉讀者。

然如書中描寫的文采風流，這班滿人宅眷，豈有不聞風往還過從之理！）難道雪芹好友敦敏諸人會找不到嗎？由此可知愛好紅樓夢，訪尋紅樓夢，校印紅樓夢的高鶚程小泉對作者的說法，是合於事實的敘述；而後來人曹雪芹為紅樓夢作者的說法，乃是不合事實的傳會。「有關曹雪芹八種」中「考碑小記」有一則說：

故宮新發現曹家奏摺有二，余祇獲睹其一。（規案：此指曹頌的手摺。）其第二摺，仍藏故宮博物院。按康熙於曹寅在時，曾命其自寫密摺，而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又命曹頌「照爾父密摺奏聞」，則曹頌奏摺，必出己手。可注意者，曹頌此摺之小楷酷似庚辰本紅樓夢脂硯齋批中之若干條。假定這條札記的事實果屬可（本文轉入第八版）

（一）了解紅樓

夢的先決問題

要了解紅樓夢這部鉅作的主旨，首先要了解這部書的作者和作者所處的時代。——這是決定文學作品內容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驟。

同是一首詩，作者的身世不同，時代的處境不同，它表達的意志情感便截然不同。即如乾隆年間文字獄裏的徐述夔，他的一柱樓詩集有一首詠正德杯的詩，其中兩句是，「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如果不知道徐述夔是處在滿清控制下的漢族文人，我們能夠說他是有意將「壺兒」影射「胡兒」嗎？我們敢斷定他是在發洩反抗滿清的意志情感嗎？要決定一首短詩的內容，尚且應該了解作者和作者所處的時代，何況上百萬字的紅樓夢鉅著，如果不了解作者的時代背景，那就很難了解這部鉅著立言的真意了！

（二）紅樓夢的作者

紅樓夢是什麼人作的？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這個問題，一直成爲一個猜不透的謎。雖然有人考證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是八旗的世家，是滿清的世僕。但是我却不敢相信這種考證。當初排版印行紅樓夢的高鶚、程小泉、他們在序言中提到紅樓夢的作者時，只說道：「石頭記是此書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中記雪岑曹先生刪改數過。」以高鶚與雪芹時地之近，當時對於此書的作者已經傳說紛紛，撲朔迷離，莫衷一是。最後的結論，只說是「究未知出自何人」，可見此書作者是諱莫如深，才有此現象發生。一向主張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叙的俞平伯氏，他近年出版「紅樓夢研究」一書，有一段序言說：

紅樓夢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這不知怎麼一回事？依脂硯齋甲戌本之文，書名五個：石頭記，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人名也是五個：空空道人改名爲情僧（道士忽變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吳玉峯，曹雪芹，脂硯齋（脂硯齋評書者，非作者，不過上邊那些名字，書本上不說他們是作者。）一部書爲什麼要這許多名字？這些異名，誰大誰小，誰真誰假，誰先誰後，代表些什麼意義？以作者論，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的化

身嗎？還確實有其人？就算我們假定，甚至於我們證明都是曹雪芹底筆名，他又爲什麼要玩這「一氣化三清」底把戲呢？我們當然可以說他文人狡猾，但這解釋，你能覺得圓滿而愜意嗎？從這一點看，可知紅樓夢的確確不折不扣，是第一奇書，像我們這樣凡夫，望洋興歎，從何處下筆呢！

這番話是一向主張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專家偶然流露出來的徬徨迷惘的心聲。今年古典文學社出版吳恩裕氏「有關曹雪芹八種」一書，他把近年考證曹雪芹的新材料都摘要介紹出來。我們把這些新材料研究分析之後，並未獲得曹雪芹作紅樓夢的確證，甚至於更增加了曹雪芹不可能作紅樓夢的事實。現在我將書中提到曹雪芹和他有關重要人士的生卒年歲列一簡表，以資比較：

姓名	曹雪芹	敦敏	敦誠	永忠	明義	裕瑞
生	雍正二年 一七四二甲辰	雍正七年 一七二九己酉	雍正十二年 一七三四甲寅	雍正十三年 一七三六乙卯	乾隆五年 一七四零庚申	乾隆卅六年 一七七一年辛卯
卒	乾隆廿八年 一七四六癸未	嘉慶元年 一七九六以後	乾隆五十六年 一七九一年辛亥	乾隆五十八年 一七九三癸丑	？	道光十八年 一八三八年戊戌
著作	懋齋詩鈔	四松堂詩集 鴉片館筆墨	延芬室集	綠煙瑣窗集詩選	東窗閑筆	

上表內的人物，只有敦敏，敦誠兄弟和雪芹年輩最接近，交誼也最深切，其餘永忠和雪芹素昧平生，（由他弔雪芹「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同掩卷哭曹侯」的詩句，可以證明。）明義也和雪芹並無直接關係，至於裕瑞更是

年輩相去甚遠了。這些人物中，說曹雪芹作紅樓夢的，如永忠，明義，裕瑞之流，都是與雪芹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可見他們的說法，都是得之間接的材料。（誤會曹雪芹爲紅樓夢的原作者，關鍵在脂硯齋的評本。對於脂硯齋與曹雪芹的真相，我另有專文考證。）但是，和雪芹關係最密切的敦敏兄弟，他們的著作卻沒有隻字提到曹雪芹作紅樓夢的事實。雖然有人指敦誠在乾隆二十七年秋天寄懷曹雪芹詩末句——不如著書黃葉村——是著作紅樓夢，這是太缺乏證據的幻想了。還有敦誠的輓曹詩兩首，第二首首句「開窗猶存冰雪文」，也有人認爲是指雪芹所撰的紅樓夢稿本，這不僅是缺乏證據的判斷；而且也不是輓詩的本意。其實，「開窗猶存冰雪文」的「冰雪文」，即是指保存在敦誠手邊的雪芹的遺詩，也即是第一首輓詩所說「牛鬼遺文悲李賀」的「遺文」。敦誠的鴉片館筆墨中曾有一則說：

余昔爲白香山琵琶行傳奇一折，諸君題跋不下數十家。曹雪芹詩末云：「白傳詩靈應喜甚，定教蠻鬼排場」，亦新奇可誦。曹平生爲詩，大類如此，竟坎坷以終。余輓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鋤葬劉伶」之句，亦驢鳴弔之意也。

這則筆記，確實是輓詩最好的注解。由此可知後人的揣測是不可依據的。而且，敦誠爲人很重感情，篤於友誼，他在詩文雜記中三番五次提到曹雪芹。他對於雪芹如此惋惜珍重，零章斷句，都不放過；如果雪芹有大著作如紅樓夢者，他豈有一字不提之理！紅樓夢當初作和世人見面時，便使人傾倒，名公鉅卿文人學者都案頭陳置一編，而敦誠却一字不提，這如何說得過去。況且高鶚程小泉印行紅樓夢之前，他們四處訪問搜求，縱然不向他們請教，他們豈有不風聞之理？等到乾隆五十六年壬子花朝日，紅樓夢排版問世，高鶚程小泉的序文，說此書作者相傳不一，究不知出於何人。敦敏兄弟無疑的會看見高鶚新印的紅樓夢，他們看見了新版紅樓夢和序文，豈有不挺身出來爲他們的好友曹雪芹爭取紅樓夢的著作權——如果他們篋中未存有雪芹所撰的紅樓夢稿本，他們也可以向雪芹家人求索（照胡適氏考證，紅樓夢是雪芹自叙傳，那雪芹死後，家中至少有類似薛寶釵史湘雲的才女慧妻。）豈有不將雪芹遺著以及寫作紅樓夢的事實和盤托出，公之於

世的嗎？如果說雪芹身後蕭條，住址不明，然而遲到今天考證曹雪芹的人士，尚且能夠找到雪芹北京西郊健銳營的故居，難道同時的高鶚會找不到嗎？（高鶚是旗人進士，和滿人中男女文士都很有往來，由他會爲阿帥完顏麟慶之母惲珠紅杏詩鈔作序可以證明。紅杏館詩鈔有戲和大觀園菊社詩四首，有分和大觀園蘭社詩四首，可見作者也是愛好紅樓夢的才女。如果雪芹的眷屬，果

今暑應邀，赴隆講演。青年們對「科學地理學的新觀念」，頗感新奇，提出許多問題，鄙人亦曾當面和他們解答討論過。今就追憶所及，將未見於報章的部分，記述如下，以供參考，並就正於方家。

（一）地理學前面爲什麼要加科學二字。舊的地理學，沒有自然科學作基礎。新的科學的地理學，要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基礎。舊的地理學，不重考察，不重野外工作。新的科學地理學，却以觀察（Observation; Beobachtung）爲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現在地理學人，不能做野外工作，是不行的。

（二）大學地理系的歸屬問題。地理學是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做基礎，以區域地景（landscape; Landschaft）爲研究對象的綜合性科學（Collective Science; Gesamtwissenschaft）。因此，地理學乃是介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間的一種科學，可隸屬於理學院，亦可隸屬於文學院，前者，如從前國內的中山，中央，清華諸大學，地理學隸屬於理學院。後者，如今天日本諸大學。在日本，除了東京，東北（在仙台）二大學外，地理系差不多全在文學院內。德國波昂（Bonn）大學，地理系屬文學院。除經濟，語文，歷史等，可作地理的副系以外；植物，地質，化學等，也都可做地理的副系。

（三）學地理是否需要高深的數理化知識。好些青年，對地理很有興趣，可是爲了怕學高深的數理化等理科功課，因而望門止步。地理學既須以自然科學做基礎，數理化等科，對聚落地理，經濟地理，和交通地理等），並非把這些基礎科學，當做研究的目標，我們研究的對象，還是在「區域地景」。

（五）學地理有什麼用處。學科學的最高意義，是求真理。本不應該較實用的。不過，做專門研究的機會，究竟比較少；而且大部分人，所學的科目，和他將來的職業，總會發生密切的關係。就星馬和附近的南洋環境來說，做教師仍不失爲將來最重要的一種出路，尤其是華校方面。此外，如油公司，也很歡迎學地理的人，到他們那裏去工作。政府旅行，觀光，經濟開發，區域設計，和土地利用等部門，對地理的關係，也都很密切。學地理的人，參加這些部門去工作，必能勝任愉快，因爲世界各國，都不乏先例的緣故。

有良好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作基礎，肯旅行，多觀察，不誇大，不鋪張，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做去，學地理絕不是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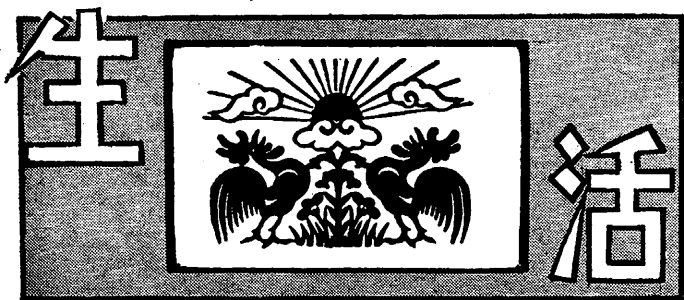
從「科學地理學」說起

章熙林教授

學地理，當然有關係。可是研究地理，應用高深數理化知識的地方很少。高中的理科基礎，大體上已足夠應用了。所以關於這一點，是毋須過慮的。

（四）基礎科學問題。談到基礎科學，在社會科學方面，有經濟學，社會學和人口學等。在自然科學方面，有天文學，地質學，測量學，和生物學等。可是我們千萬要分清楚，我們讀這些功課，是爲了要瞭解通論地理學（General Geography; Allgemeine Geographie）如地形，氣候，水文，植物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經濟地理，和交通地理等），並非把這些基礎科學，當做研究的目標，我們研究的對象，還是在「區域地景」。

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二日



我

讀

史

地

在史地系里，匆匆地渡過了兩個學年。

兩年來，因系里的教授聘請不易的緣故，再加上四年課程編訂得不夠理想，使本系里的同學對於自己所修的歷史和地理的科目，處處都感到不能滿足。請看，第一年系里只有一位教授，第二年除了歷史科目外，僅多開了一門地理，第三年才正式的請到一位地理教授，開了三門科目。同時，第一年該開設的課，有的到了今年才來開。結果造成了班級多、學生多，教授少，開設科目前後次序顛倒；系務工作有時是由系主任主持，有時是由代主任處理，三年來換了三個半主持人。於是乎，歷史、地理難有區別，到今天仍然不可能像經政系的經濟組和政治組那樣的分家，好讓同學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志願，有個主科與副科之分。

由於客觀環境的困難所造成的上述事實，理想的導師制度不能實現，數位教授照顧不了整百位同學，而這麼多同學與教授討論問題，也不是數位教授所可應付得了的。又因本校圖書館藏書缺乏，更使同學們在學習過程中遭遇到種種的困難。

所以二三年來，同學們是在歷史、地理的十字路口徘徊，從摸索中探求學問。

我曾經聽過同學們對於歷史和地理有着不同意見的說法：地理乾燥無味，沒有興趣，難讀；

歷史範圍這麼廣，幾千年的事，那能一古腦兒記得牢呢？東南亞史、中國史、西洋史，我們應該選擇那一種來研究？

無疑地，存有這種猶疑念頭，不知所措的同學，為數是不少的。我敢相信，縱使到了第四年，有些同學仍然還是會懷疑自己到底是要往何處去。這現象不僅存在於史地系，也同樣地存在他系里。

史地系三年級同學，在第一學年時，曾經做過部份努力，那就是分組進行課外學習。據我所知，一、二年級同學也是如此嘗試過的。但由於經驗缺乏，學識有限，方法欠佳，所以沒有什麼更好的成績可言。記得，在我們這年級里，有一次舉行座談會，交談有關如何確定研究重點，如何在閱讀過程中收集材料，充實我們的學識的意見。後來有些可供參考的意見都給提出來了。我願意在這里重提，並附加自己的意見。

關於確定研究重點問題。

同學們必然地首先要選在「史」與「地」中選擇其一。那就是說，以何者為主，何者為副。如果「史」與「地」能早日分組的話，那就更理想，現在一二三年級的同學可以做準備，憑志願、興趣、選定自己所要專攻的：前者或後者。

其次，就是在我們選定了專攻的那一門學科中，還得確定那

一門學科中的一個重點。舉例來說吧，歷史的分類多極了，東南亞史、中國史、西洋史。在這三大不同中，中國史有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之分；西洋史又有上古、中世紀、近代之別；此外又有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交通史……等。地理也是如此，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經濟地理……等。這樣雜而多的東西，概括地讀一讀倒還可以，但要每一種都精讀并深一層研究就不是簡單的事。所以當我們選擇了歷史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時，最起碼我們就應該決定要研究東南亞史、中國史或西洋史，三者中選其一作為重點，下功夫，努力鑽研，這樣才會有成績。

關於收集材料問題，這工作很繁重，也不是很容易的。

首先還是從閱讀和作筆記着手。我們要研究的對象既然已定，我們就必須找到有關的書籍來看，也將其要點和自己認為重要的地方，把它摘錄下來寫在卡片上，以備萬一需要時參考之用。很重要的多讀幾種不同的書，看看人家的意見，綜合比較，對自己的研究當有所幫助。

如果有能力，可以多購置與自己研究有關的書籍，因為假使我們的藏書齊備的話，當我們要查閱或參考時，馬上就可用到。曾經有一些同學對購買書籍不感興趣，他們只顧到目前而沒有想到以後。舉個例說：現今本坡可

後剩下的就是精華，就是科學，照亮人類歷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歷史學家以寬廣的胸懷和氣魄，教導一般人從歷史上得到教育，為此他需要時時刻刻教導人們注意具體的史實，多蒐集充分的史料，但他懂得這僅僅是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可是有的人却不是這樣，他們輕視歷史的分析批判，輕視科學的歷史哲學，否認歷史的規律性，津津有味於一兩件新異事件，洋洋得意於一兩個怪名的攻訐，在他們手下歷史變成流水帳，更變態的，變成一堆支離破碎不成體統的東西。一般人不僅不能從這種歷史中得到什麼教育，有的甚至連概念都沒有。一切真正的學術都是科學。化學能夠建設國家的工業，植物學能夠改造國家的農業，財政學能夠解決複雜的國家財政問題，政治學能夠指導民主的社會

運動，歷史學能夠做什麼？如果歷史的學生不願意做古代的遺老，不願意眼睛長在背後，不願意睡眼矇矓地看著這個躍進的世界，那麼，就必需馬上從煩瑣主義的腐儒學風中解脫出來。歷史學生應該在科學的哲學和方法論的指導下，認真進行歷史的研究工作，尤其應注重研究東南亞近幾年來民族解脫團結奮鬥新生的歷史，從這種歷史研究中總結這地區人民豐富的社會經驗，作為所有人們共同的精神財富。這樣，歷史不僅在解釋，而且也在創造，歷史學者決不是古董，而是推動時代巨輪前進的人。這是我的一些感想，一點意見，請全學和先輩指教。

麥尚青



編者按：南大設有不同的院系，每個系都有其固有的特點和不同的學習方法，同學在學習的過程中，或也略感困難，為此，我們特約三位念史地的同學，談談他們在學習史地上的意見及感想，藉以使有關於此門學問的同學有所參考，並能提高學習的效果。我們並希望以後同樣的逐期發表其他系同學的學習意見及感想。

以買到一本某種歷史書，但有些同學認為可以暫不去買它，因為現在這一門課還沒有開。可是等到明年開課時才去找，那它早已無影無蹤了。於是購買不到，也就參考不得了。所以有好書就要買，今天沒有用到，明天正是我們所急需的。

報章及學術刊物上也有時也可讀到一些論著，凡是有關我們所要研究者，都應該把它收集，或是剪貼留存，以備參閱。

有人聽到南大同學四年內要修完一百四十二學分（指文、商學院）才能畢業而感到驚奇。他們嫌學分太多使到同學們忙著上

課而不能充分利用時間。據說，在大學里，教授的講授一小時功課，同學們就得利用二三個鐘頭時間作課前的準備及課後的複習。所謂課前準備，就是在本課未上之前，教授所指定的參考讀物或自己找來的參考書，預先讀它一二遍（每次選它有關的幾段），使自己先有初步的概念；所謂課後複習，就是將一節中教授講授過的那一些，配合課外參考讀物參看、研究，如此就會有相當的收穫。我自己對此曾嘗試過，不過因所下的功夫太少，不敢說有何成就。同學們不妨可以試一試看。 楊平

一個錯誤的觀念

杜·

「馬來亞是一個新興的獨立國，它需要一部完整的馬來亞史，來培植國民的愛國觀念，來強化國民的民族意識。」這是一個神聖的號召，這也是一個偉大的使命。然而，一部份同學却過份強調了這一點，以致產生了「中國史或其他各國歷史不必重視」的錯誤觀念。

這是一個亟待商榷與解決的問題。

誠然，身為馬來亞國民的我們，對我們祖國古往今

來的歷史發展過程，應該有所了然，應該有所鑽研，甚而應該以編纂一部完整的馬來亞史，為我們急不容緩的任務，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史或其他國家的歷史不必重視。

馬來亞是一個蕞爾小半島，東西廣凡二一六哩，南北長達四六〇哩，正合着老子所說的「小國寡民」。北接中南半島諸國，西北是印度，東北是中國，而南部的印尼諸島，與馬來亞也僅是一衣帶水之隔。馬來亞是絕不能孤立的，它不論在政治外交上，經濟貿易上，文化藝術上，都在與他國發生休戚相關的連繫，現在是如此，過去也依然一樣。馮承鈞在中國南洋交通史一書中，曾有如下的紀錄：「馬來半島諸國名見史傳與記，今可攷者凡十一國，僅知國在半島而難確定其方位者四：曰丹丹，亦作單單；曰盤盤；曰赤土；曰狼牙脣，亦作凌牙斯，龍牙犀角。確知其方位者七：曰佛囉安；曰單馬令，亦作丹馬令，丹眉流；曰彭坑

，亦作彭亨；曰吉蘭丹，亦作急蘭丹；曰丁家盧，亦作丁機宜；滿刺加；曰柔佛。」這些馬來半島的諸古國，都曾先後與中國發生政治上的關係。如丹丹國，據梁書卷五十四丹丹國傳曰：「丹丹國中大通二年（五三〇）其王遣使奉表……大同元年（五三三）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又如急蘭丹，據明史卷三二六急蘭丹條曰：「急蘭丹（Kelantan）永樂九年（一四一一）王麻哈刺查苦馬兒遣使朝貢。十年（一四一二）命鄭和齎敕獎其王，賚以錦綺紗羅綵帛。」馬端臨曾於文獻通考中云：「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五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可見各國之藉朝貢為名，實是一種謀利之商業也。第一部以中文編纂的馬來亞史籍是馬來紀年，成書的年代或曰一六一二年，或曰一五三五年，總之是不早過十五世紀，因而在這之前有關馬來亞的史料，就得往中國古籍去探索企求了。至於印度移民之拓殖南洋，遠在中國人之前，所以古南洋諸國，很受印度移民力量的支配與影響。中南半島的扶南與林邑，蘇島的室利佛逝，爪哇的詞羅單，馬來半島的盤盤與狼牙脣，莫不深受印度文化的感染，而成為印度化的國家。只是他們並沒有系統地將其活動事實紀錄下來，以致乎治南洋史者以一極大之遺憾。公元七世紀之際，在巨港興起了強大的三佛肅（Sriwijaya），佔據了馬來山，都郎巴生，邦加，馬來半島，成為印尼海洋上的霸王；至十三世紀，在惹班（Modjokerto）附近一塊地方，興起了印尼歷史上版圖最廣大，國勢最強盛的滿者伯夷（Modjopait），其疆域奄有整個印尼群島與馬來半島。近數世紀來，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勢力，像衝缺了堤壩的洪流，（本文轉入第十一版）

談談一點小感想

如果說歷史是一門科學，那麼歷史學者就是社會科學家，他所關心的是縱幾千年（甚至幾十萬年），橫全世界（最少也是一國）的人類發展史。他注意歷史上各種事件，各種人物，各個年代，強烈的史料癖是他的性格特徵。但他並不佇留在史料的蒐集上，他的敏銳的眼光和科學的方法，像鋒刃一般剷掉毫無意義的偶然的東西，從千頭萬緒中找出全人類（或者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規律。糟粕去

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二日

【本文接自第十版】

洶湧澎湃，泛濫於馬來亞各個角落，致使馬來亞起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動：新興的城市成長了，商業的圈子擴大了，初步的工業萌芽了，然而在資本主義的殖民勢力統治下，馬來亞人民獨立自主的尊嚴也喪失了。直至去年爭取獨立成功後，馬來亞的歷史發展才又躍進一新的階段。

綜觀上述，一部完整的馬來亞史，實際上就是一部馬來亞與許多國家交相關係的歷史，其內容之盤根錯結，多姿多采，自不待言。試想，這樣一部完整的馬來亞史的編纂，不是需要我們大家分工合作，各人依據自己的旨

趣，對和馬來亞有關之各國歷史，分別鑽研，然後集合大家的心血結晶，方克有成嗎？抑尤進者，「今日世界，速度增加，空間縮小，彼此關係更加密切」，而全人類的活動，息息相通，如牽髮而動全身，如鋼山西崩而洛鐘東應。更何況我國的政治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偉大精神上。所以對各國的深切瞭解，更是急不容緩的了。

同學們馬來亞史固然應該重視，但其他各國的歷史也不可忽視呀。



常言道：「物以稀為貴。」這真是至理名言。戰前，誰要是「巴士」劍橋九號班，那真是非同小可，不可一世，雖然不像俗語所說：「十年窗下勤苦讀，一舉成名天下知。」但是有了這一張寶票，要撈一口飯吃，那簡直是易如反掌，談到「出路」，更是條條通大路，前途無限光明；不過，這是從前又從前的事了。

「余敢預言，在最近的將來，劍橋九號班文憑，將等於無價值的廢紙。」這是教育部長周瑞麒先生前幾天向公民訓練班學生所說的話。真想不到，身價百倍的九號文憑竟面臨着如此這般的悲慘結局，這一「預言」，對於英校

學生來說，可謂當頭一記悶棍，相信這一「棍」並不亞於齊天大聖孫悟空的那個「棍」呢。可不是，文憑成廢紙，將來就業無門，生活成問題，這可不是兒戲的呀！文盲苦，讀了書，識了字的人，也會有這種遭遇，這真不知從何講起，奇哉！怪哉！

科學越昌明，社會越進步，照理應該是更加需要學之士才對，綜觀一些先進國家，對掃盲的工作，可說是不遺餘力，而本坡知識份子的前途却是悲事重重慘事多，這種怪現象之所以會產生，追根究底，不是目前的教育制度有毛病，就是社會制度有問題，準是誤入了歧途，跑錯了方向，好在周教育部長有先見之明，能預知將來事，但願周先生能利用他的智慧為這些將踏進「將來」門檻的學生們想出個妥善的

這個學期，全學們一同校上課，會發覺掛在文理學院作為上課鐘用的鐵圈已經被拿走了。現在，同學們根據從分布在各學院和餐廳里的擴音器播送出來的鐘聲，按時上課。過去兩年多，由於聽慣了鐵圈的刺耳的沙啞聲音，突然間聽到鏗鏘悅耳，帶有嚴肅氣氛的鐘聲，心裡感到一種無以形容的愉快。

這種鐘聲是從那里來的呢？有的全學說大概是將播音機放在大鐘面前，敲了鐘才把聲音播送全校。又有全學說也許是先利用錄音機錄下鐘聲，然後按時播送，這兩種說法可只對了一半。事實上學校的鐘聲是由校內外的鐘聯合組成的。

要知道學校鐘聲的由來，我們得回到南大正式開課的日子。由於學校範圍大，各種建築物相距得很遠，從圖書館發出鐘聲就傳播不到理商學院，致使這兩院的全學不能準時上課，感到極大的麻煩。為了彌補這個缺點，學校就在文理學院各掛了一個鐵環，以當臨時之用。可是這兩個「鐘」即不雅觀，發出來的聲音又是怪刺耳的難聽，雖然如此，總聊勝於無，但長此下去可也不是辦法。秘書處吳先生有鑒於此，在跟田新亞教授和幾位全學的合作努力下，終於在全校設了一個播音網，初步實現了在全校播送上下課鐘聲的願望。其實，這個全校的廣播網在三月底本大學舉行第一期校舍落成典禮時已經設立起並開始應用過，本學期開課前才全部裝設齊全。有了播音設備

，進一步就考慮到鐘聲的選擇。值得一提的是上下課的鐘聲是來自不全地方的鐘。單响的下課鐘聲是在幾十張

唱片中，經過仔細選擇后才挑出來的，它是錄自法國某地教堂的鐘聲；雙响的上課鐘，因為找不到適合的，結果是錄取了本大學原有的鐘聲。這兩個鐘聲的結合構成了指揮本大學學校研究和日常活動的司令員。

怎麼知道敲了上課鐘沒有？

往往有同學在下課時搞不清楚到底是上課或是下課？要辨別它也不難。由於鐘聲是用錄音機錄下來，從下課到上課的十分鐘休息時間，就有理學院物理系的拍節器很準確的計算出來，只要同學們注意一下擴音器有種落落的聲音傳出來，便可知還是在休息時間。

目前，學校上下課鐘聲的廣播還是試用性質，還不是自動的。在上課前，須由人按下錄音機的電鈕，到時候下課鐘响，十分鐘后上課鐘聲又响，然後才關上電鈕。將來則採用自動廣播的方法，它不但能自動的很準確的播上下課的鐘聲，星期天自動不播，遇上例假或假期，只須關上電鈕就得了。

由於鐘聲的廣播還是在試用階段，一個完整的，可供全校廣播用的播音設備（包括收音機、錄音機、電唱機等）正在裝置中，為了使這個播音設備更圓滿，有效的向全校作各種廣播，本大學秘書處歡迎全學提出批評和建議。

* * *

我們的鐘聲的由來

林

辦法來，好把將來的惡兆化為祥和，替他們從絕望中打開一條生

路，那豈止是本坡莘莘學子之幸，同時也是本坡社會之幸也。

文

美滿生活中之寫照

小藝會

在這苦悶與沸騰的時代，生活的前面是條崎嶇而多石塊的道路。然而，生活在這幽靜舒服的環境；洋溢着自由空氣的人們，畢竟是幸福愉快地過他們寫意的日子。但是儘管是多麼迷人幽美的環境；儘管是個年青求學的黃金時代，大可以專心致力於鑽研學問；繼承人類遺留下來的豐富精湛的智慧的大好時光。却亦有人自覺與不自覺地讓它輕輕地溜放了應該寶貴的光陰。不知從何來的、憑空的或許是「心癢癢」之故為自己招致來了不必要的嘗試心中「苦悶」的美味，把這大家都認為是短促而珍貴的四年求學的機會鬆了勁，形成了這里也自有其特殊問題的出現，真是奇事。

所謂心靈上很「苦悶」的問題，這不外是年青人對於異性的企望而產生了一種通病所表現的結果。有的人們好像對於舒服的世外桃源的生活還感到美中不足，天天除了日常事務，作功課，打打球或看看戲外，總覺得太單調孤寂，需要有什麼友情來溫暖

溫暖心靈上的空虛。愛情小說，抒情詩，聽聽人家講愛情的事情等，這都會使人沉迷，幻想着。加上這是「打鐵」、談「戀愛」之風雖不太盛行，但也不太少，却也有點熾熱。黃昏霞色、小亭、樹蔭小徑下一對對的人兒在密語細言，這怎不使人惶惑，更何況不打動了所謂「孤寂」的心坎呢？不同頭想想自己，反而自做不着邊際的焦急，找個「愛人」的念頭時刻盤旋在腦海裏，佔據了整個思維的大部分。在每況愈下，總要「躍躍欲試」！可見，心中是多麼殷切在祈求、呼喊渴望獲得異性愛情的降臨。

不只這樣，有的人們還會「苦戀」一番，一個人在表面上好像還跟已往一樣有說有笑，可是心中早在苦思着什麼；從那雙渴望的眼睛的凝視，偶而呈現的苦悶表情的面貌，多少可說他已暗暗地「自我苦戀」着。因此，打從各方面找機會接近，希望對方也「施愛」以便進一步「追求」。衣着也講究起來了，鬚鬚也修起來。在各種場合中也裝出「

活潑」起來，不是要引人注意，就是整個「正人君子」。

有的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對方的一切，距離互相了解還遠呢，僅僅是友情的剛開始，只是一些來往。而以爲對方愛上了在跟他戀愛式的來往。這點點的蛛絲馬跡很快就使一個人的腦袋痴了一大半。心中跳得很厲害。就連一舉一動都以爲對方的視線時刻地在注意着他。偶而恰巧，對方的那對眼睛與自己視線成一直綫相互碰面時，這更會陷於對愛情之渴求。處在如痴如夢的人會坐立不安，看書、溫習功課等都沒心情。因為腦子裏整天都掛着「意中人」的影子。以那躁急的心情要向對方表示，但又退下來，因為對方根本就沒有這種意思。恐怕會碰上一鼻子灰。這樣，怎會好好用功？

小廣播的空氣，也有些普遍，一傳十，十傳百傳千。其廣播之速，實是一架好傳聲筒。本來好的會說成臭的，白的說成黑的。朋友會當做情敵，勾心鬥角；友誼硬當作愛情。空閒的人們好

管人家的瑣事，作小喇叭。本來是要好的朋友，友情說成他們是在廝混。惡作劇的譏笑，諷刺會使人感情破裂……。

習慣成自然，談「戀愛」，「打鐵」之風行成爲宿舍，咖啡店，飯後茶餘聊天談笑中總要加上這興奮劇「節目」。這實在是生活得「多姿多彩」。由於多談好談會造成「感情泛濫」，侵襲到年青的靜肅的心靈的人們，多少會使他起着「躍躍欲試」的念頭。

本來，人到了大了懂得去談戀愛，找對象倒是沒有什麼奇怪的。而奇怪的是要去「憑空」或是「心癢癢」的念頭，把好時光白白消耗在這些事情上盡是想像，夢幻。雖然愛情的「理論」大家的認識是不算生疏的。戀愛只是佔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有人偏偏讓它佔去生活的「大部分」。有人說：「當我愛上一個人後，要以怎樣的好辦法使對方也真誠愛我！」有的人把戀愛比爲戰場上戰術的應用，設法獲得成功。

戀愛應該是嚴肅的，這也是爛熟的道理，可是有人三心兩意，一腳踏兩船，一人同時要愛兩個人。有的人的所謂嚴肅的戀愛態度是這樣的：要找個長得相當；要有錢，認識要差不多。更有的是給人送秋波。由於有人希望男女同學建立關係發展彼此珍貴的友誼，但這不是爲了更好的選擇愛人。因爲先存壞念頭是不對的。

生活太舒服、飽暖，會使人無聊，肚子裏免不了要變「古怪」。心靈上苦悶，愛情的煩惱，找不到對象等現象都是因「腦袋空虛」，也是因爲太會對自己個人的生活理想打算太多想太多的緣故。要生活能充實，頭腦不空虛最好多思索一些憔悴，蓬頭垢面的人每天是怎样爲生活的。



關於亞洲學生討論會

去年國際學生大會秘書處在南美尼格羅亞主持了第七屆國際學生大會，會議上因為認識到在亞洲新興國度裏學生問題有着多面的共同性，所以決定要舉行一次討論會，來使到亞洲學生領袖有機會互相見面，並且在一起研討共同問題，以了解亞洲學生的處境和他們應當負起的責任與工作。

這議決案後來交由督察委員會進一步做了計劃。選定了在錫蘭的世界青年大會之「阿羅卡」為討論會地點，而且準備邀請錫蘭、香港、印尼、馬來亞、巴基斯坦、非立賓、泰國、南越和印度等九個國家的學生代表參加，代表總數四十人。

研究會的總題目是「學生在新興亞洲的任務」，這個總題目分成幾個小題目：

- (一) 文盲問題
- (二) 學生同國家主義
- (三) 語言問題
- (四) 畢業生出路問題
- (五) 學生的政治活動
- (六) 學生的經濟情況
- (七) 學生同反殖民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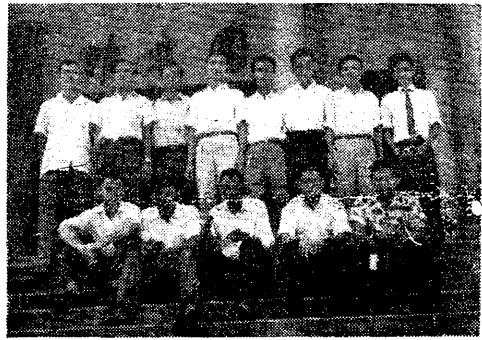
督察委員會委任了六名學生以主持此討論會。

研究會終在今年七月底至九月初期間舉行了，但是只有自馬來亞、非立賓、印尼、南越、巴基斯坦、錫蘭等六國以及澳洲和紐西蘭兩個非亞洲國家的二十九位代表到會，本會由陳國相同學出席。

這個前後歷六個星期的研究會，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研究一般性的同學生有關的國家問題，一是研究地方性或全國性學生組織的活動問題，還有一個是

談國際學生活動和合作的事，也就是關於國際學生會議的工作問題。

討論會決向第八屆國際學生會議提出備忘錄，建議設立亞洲學生旅行局，以及舉行一次亞洲學生文化節，這在來日裏特成為促進亞洲學生友誼合的有勁具體活動事項。



↑ 亞洲學生會議的錫蘭代表，到本校參觀，由外交部同學招待。

總之：這個會議已經使亞洲各個不同的國家的學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x x x

另外一個是國際學生聯合會所召開的第五屆全世界各國學生代表大會。會議地點在中國北京。會議時間由九月四日至十三日。星馬的學生團體都沒有派代表出席。在會議前，他們還舉辦了一個以介紹各國學生生活為目的的攝影展覽會。本會也應邀參加了這次的展出，所寄出的像片大多是介紹南洋大學學生的生活照片共廿餘張。

這個代表大會的議程是：

- (一) 國際學生活動的進展及國際學生聯合會和各學生組織在維護學生利益，促進國際學生合作上所作出的貢獻。——國際學聯執委會報告。
- (二) 小組討論：
 - (A) 學生在維持和平方面所負的任務。
 - (B) 學生在反對殖民主義及在新獲獨立國家內學生在國家建設和消除殖民地制度方面之活動。
 - (C) 學生在改進教育，維護學生權力以及在改善生活和學習條件方面之活動。
 - (D) 學生在文化、學術

工作、旅行與運動方面的活動。

- (E) 學生在新聞與出版方面的活動。
- (三) 通過議程(一)及小組對(A)和(E)所作之建議。

- (四) 審查和通過新會員。

(五) 財政委員會報告。

(六) 選舉執行委員會及財政委員會。

(七) 其他。

在會議進行期間，主辦當局並為出席會議的代表們安排參觀體育表演和舉行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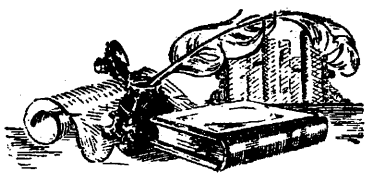
* * *

匈牙利工廠和地方議會設置獎學金

本年七月間，布達佩斯的貝洛雅尼斯(Beloyanis)電器廠每年撥出一千至三千匈牙利幣(Hosints)作工廠獎學金用途，惟規定領受獎學金者須與工廠簽約，在暑假期間受薪工作一月以上，作為大學強迫實地訓練課程的一部份，同時為其工作成績良好，須在畢業後為該工廠服務五年或五年以上。這種獎學金將補充國家獎學金的不足。

匈牙利政府正在通過獎學金，社會補助金在宿舍及膳廳供應方面給予學生相當的補助。本學期，近二萬人——約佔大學生總人數之80%，接受獎學金或社會補助金。

娃斯(Vas)和沙博爾沙特瑪(Szabolcs-Szatmar)地方議會已採用了這個辦法，後者決定備置獎學金，每年四千匈牙利幣，來幫助從鄉村入大學的學生。獎學金每年由議會根據申請表格而分發。其他的工廠和地方議會合作社即將做法而與各地大學生簽合同。(匈牙利學生機構全國委員會)



【接自第八版】

清的興亡。賈府指斥偽朝，賈政指斥偽政。所以我的結論是：紅樓夢確是一部運用隱語寫亡國隱痛的隱書。作者的意志是反清復明。書中對賈府隨時施以無情的攻擊，罵他爬灰養小叔，即是攻擊文太后下嫁多爾袞的醜行。我們試想，以一個倫理觀念極重的中華民族，把統治我們的清帝的禽獸行揭發出來，此一宣傳，將激起反清的力量該多麼大！作者又在書中反覆指點真假，既有賈(假)寶玉，又有甄(真)寶玉，真假兩寶玉，面目雖是一樣；不過，政權在本族手裏就是真，政權在異族手裏便成為偽。因此清朝是偽，明朝就是真。真的必然會復興，偽的註定要失敗。作者從寶玉口中曾發出一番議論說，「除明明德外無書」(見紅樓夢第十九回)。這分明是作者嚴肅的表白態度，明朝才是正統，除此以外便是國賊，能明瞭明朝之德，便不可出仕偽朝，因此他極力抨擊讀書上進的是國賊祿蠹(見紅樓夢第十九、第三十六回)。否則以寶玉為人，他最欣賞的書應該是西廂記、牡丹亭，為什麼最崇拜的會是大學？就

算他最崇拜大學，為什麼不說「除大學外無書」，而偏要說「除明明德無書」？這能叫人不聯想到文字獄中丁文彬所說「大明取明明德的意思」的「革命術語」嗎？

胡適之先生認為我利用隱語諧音折字的方法去探求紅樓夢中隱藏的意義，是穿鑿附會猜笨謎的方法。其實中國文字這類的隱藏藝術，源遠流長，而且深入到各階層各類型的人物；同時這種文字上隱藏藝術，早經成為富有民族思想的漢人，用做表達意志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清初這一段時期，無論是文人學者江湖豪俠，凡懷抱反抗異族的志士，都是利用「隱語式」的工具在異族控制下秘密活動。這是黑暗時代的自然趨勢。紅樓夢正是這黑暗時代的產品，自然會運用當時人共同使用彼此默認的革命術語，不過紅樓夢作者用心更深，運用得更巧妙罷了。我們翻開清初文字獄的檔案，便看出那時候的知識份子，在異族統治下的憤恨情緒和反抗事實，他們組織同志和宣洩情感全是用「隱語式」的文字作工具，和紅樓夢作者運用的技巧如出一轍。所以我解釋紅樓夢為朱樓夢，有本書真真國女子「

昨夜朱樓夢」的詩句和殷寶山岫亭草記夢「紅乃朱也」(見清代文字獄檔案)一類數不清的材料作證。我解釋「風月寶鑑」為「明清寶鑑」，有呂留良「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和徐述夔「明朝期振翅，一舉去清都」(見清代文字獄檔案)等可以作證。我解釋寶玉說「除明明德無書」暗指明朝之德，有丁文彬供詞「大明是取明明德的意思」(見清代文字獄檔案)為證，其他「胡孫」指斥胡兒，夢幻寄慨興亡，莫不有史實的印證與支持。我們探求紅樓夢隱語的方法，正是清初諸帝辦理文字獄的方法。我們如說清初諸帝是穿鑿附會，不獨清帝心中不服，即被殺戮的民族義士更將含恨於九泉了！

以上我簡單說明我對紅樓夢主題的看法，是由於我對紅樓夢作者和他的時代背景加以研索後所採的判斷。我不敢說我的判斷最正確，然而我虔誠的希望依據客觀的事實，新發現的材料得到最正確的判斷。胡適俞平伯諸氏的考證，過去曾獲得海內外人士的信從，然而我認為證據不足，不能解決我內心的疑團，我終不敢輕易苟同。我從一九五一年以

來，曾不斷發表相反的意見，我不希望我的意見能夠壓倒旁人，而是希望我的懷疑能夠得到徹底的解決。我始終覺得做學問應當服從真理，不應當崇拜偶像。學者只要有一絲崇拜偶像的念頭，便會不知不覺的錯過真理。我剛看完吳恩裕先生的考稗小記，其中有一則說：

永忠「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雪芹(三首)」中之第二首云：「顰顰寶玉兩情癡，兒女關房語笑私；三寸柔毫能寫盡，欲呼才鬼一中之。」其末句俞平伯先生謂余或當作「欲呼才鬼一申之。」近見孔另境先生編之中國小說史料二〇六至二〇八頁引余舊文「永忠弔曹雪芹的三首詩」時，此句竟被改為「欲呼才鬼一申之」，實誤。按永忠詩中數見「一中之」之處，手邊無延芬室集手稿，一時無從檢查。即以文義言之，「中」字在此句中為動詞，猶言「是正」、「就正」之意。則「欲呼才鬼一中之」亦即：「想把那才氣極高的曹雪芹叫出來請教請教」之意。

這是一個崇拜偶像致誤的例證。俞平伯是紅學權威，他說「一中之」當作「一申之」編書的人引據時就依改為「一申之」。吳恩裕先生雖然誤解「一中之」的意義，然而他不肯改動原文，這總是對的。其實「中之」出三國志徐邈傳，乃是斟酒飲酒的意思。「欲呼才鬼一中之」，是說要叫地下的才人出來共飲一杯的意思。由此可知研究學問不能徹底了解，而附和權威，是太懶惰而且很危險的事。當初高鶚程小泉刻紅樓夢不署作者的姓名，態度是非常謹慎的；近年印紅樓夢的出版商，受權威的影響，都標上曹雪芹的名字了。姑無論「曹雪芹」會不會成為「一申之」，然而輕改原書的本來面目，這便是犯了不忠實不科學的戒律了！

